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〇冊目次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　宋淳熙九年江西漕臺刻本　〇〇一

詩童子問二十卷　（宋）輔廣撰　元至正三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四六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

宋淳熙九年江西漕臺刻本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即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絶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爲陸釴所重刊。釴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爲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釴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爲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傳而其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作爲疏義因詭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

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詩學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閑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

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辨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

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既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 大咸大㲈。上昭反 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

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及徹帥學士
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
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
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
禮樂志周禮旣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敎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鄉飮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
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

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
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擧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敎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

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
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
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
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

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贛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豔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

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其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徒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

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

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

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旣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旣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

叙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又曰沈

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仕嫁反)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兼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曰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敷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實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螓首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

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體，是大雅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類，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辭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與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

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旣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别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旣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氾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與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

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事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傳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為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
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
儒林傳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
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
萇也 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
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大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
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
授趙人小毛公 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
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
俠 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 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
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
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
作毛詩箋 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大常王肅
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
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
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 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
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
訛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
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 丑良反 於去聖人千百
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
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
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
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
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
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
妨礙故行有刋句句有刋字實懼曾學三傳之
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

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
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
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爲自邪以北則皆爲德篇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爲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爲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

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孔氏曰縣言大王遷於周原閔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里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

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富春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淸濁高下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風福鳳反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卻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則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之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旣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璜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真也閒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鶚揚雄許愼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求也）孔氏曰毛

氏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蘋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鍾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主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

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説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爲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爲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

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常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曰姆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云侯反纚山買反笄音鷄綃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煩撋之用功深撋而專反○釋文曰循挼莎也○王氏曰治汙曰汙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芣苢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

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眷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𨫼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

○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本草，即苓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曰：韓詩曰：欹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

○毛氏曰：懷，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夃音苦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人君黃金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

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爲觥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朱氏曰罰爵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鄭氏曰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觵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岨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

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芘覆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妒忌也）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蝑也（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毛氏曰詵詵衆多也○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乘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

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爲語助桃夭爲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序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罝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罝兔罟也。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孔氏曰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

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兎作菟曰菟又作兔。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唯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産)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揚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說文曰襭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扱初

洽反○朱氏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爾)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郭璞曰小枝曰枎枝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跋(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
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荊○張氏曰刈楚刈
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旣知不
可得乃云子之旣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
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
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
氏曰蔞蔞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
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
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
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盂山至汝陰褒
信縣入淮]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
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
外婦人爲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爲濆又曰汝
有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
本猶爲濆也]○釋文惄作愵曰本又作惄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旣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旣已遐遠也○

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
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
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長樂王氏曰父母
指文王也○毛氏曰孔甚邇近也○鄭氏曰王
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廣漢張氏
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

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書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顙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揚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

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義雖刺不壹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

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反之

毛氏曰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孔氏曰鳲鳩秸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

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鷇。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壹，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沚，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裼，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維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

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黷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

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爲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馬。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毛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惙惙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羮。亦可生食。夷

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衮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
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奥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
西南隅所謂奥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
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
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
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
變此所謂能循法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

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顏師古曰鬺烹
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
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
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
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
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
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蘩以職言舉其
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爲
二伯後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尔皇
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綿字○毛氏曰甘
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陸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
翦去伐擊也○鄭氏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
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

茇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
之時當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
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汝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埆者因證於埆核之與埆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墻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孔氏曰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

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忽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 緎音域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 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 緎縫也 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旣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 縫符龍反 素絲五總 總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 殷音隱 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爵○孔氏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 振音眞 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掉其歸以復命也違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處尺煑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 摽婢小反 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覩桃夭則少壯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喩；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喩。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覩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塈，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

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噣。釋天云：味謂之柳。柳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噣。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

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巳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 所林反 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直留反 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 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鋭曰伐 昴留也 孔氏曰言物成就繫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 衾被也裯襌被也 禮記玉藻注襌無裏音單 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 音祀 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士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 爾雅疏曰九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引詩作洍蓋古為洍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范氏曰處謂得其所

江有沱 徒何反 之子歸不我過 音戈 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州皆有也 ○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 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

悲嘆之辭也。○黃氏曰嬌志其捕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勲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麞也孔氏曰績人注云齊人謂麕為麞○毛氏曰白茅取絜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麏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樕心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閒以為柱之也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以樸樕為禮意其若致薪蒭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尨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婚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

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
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
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
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
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孔氏曰王
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
何彼襛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
栘似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
之辭也襛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
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
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鄭氏曰猶王姬顏色之盛美
○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
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王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
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
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
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
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
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它義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
伯之謂也
揚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
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
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

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
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豝
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
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鄭氏曰記蘆
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晩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爾雅曰豕生三豵)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
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
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
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
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
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
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爲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周夷王時）

汎（芳劒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以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與易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族之臣

也故像類皆其兄弟。○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眷勉反 也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
而閑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
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
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
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
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
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
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
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 七小反 慍于羣小覯 古豆反 閔既多受侮 音武
不少靜言思之寤辟 婢亦反 有摽 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
心也摽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歐陽氏曰。
慍于羣小羣小慍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
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
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
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
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
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
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 待結反 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戶管反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
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
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
○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不澣矣。之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
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栢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 念反 夫人失位而作
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音里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冝嬖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踈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爲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音尤兮。

毛氏曰。訧。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序。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

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爲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爲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辨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

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句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温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温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荅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温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勗己蓋播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爲由已不見荅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

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與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
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
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
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
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憂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
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

所以傾摇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
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
爲己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
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
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
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
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
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
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
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
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

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風曰曀。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

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嚔讀當爲不敢嚔咳之嚔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

又通。釋文嚔作疐曰本又作疐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虛鬼反）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宋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逆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嚔汝念我則我嚔矣毋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毋子之間息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與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

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鼞說文亦作鼞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曹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旣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歎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 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 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

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睍睆。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

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雖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摠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害也。○朱氏曰，貪求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匏之葉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釋文，厲，說文曰，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爲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

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與濟有深涉以濟盈與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於崎嶇變狄之中銖技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軓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軓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半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龢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遠後是則晩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御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照遙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朱氏曰以配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
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
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
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
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
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
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
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

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
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程氏曰夫婦
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
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
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

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
亦佳○毛氏曰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
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令故夫
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於門
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
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
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
如兄弟也。

韓愈譴瘧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
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濁（音謂）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
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
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共沿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水
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

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孔氏曰、周禮𣪠人、掌以時𣪠爲梁。鄭司農云、梁
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閼容也。
○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
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
爲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
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
舊室爲潔而與之也。鄭氏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歐陽氏
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
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

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
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
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
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
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
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

○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程氏曰、就其
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
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
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不
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
道。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隣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皆
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
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

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
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
養、而反以我爲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
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
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
故也。○張氏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者相與
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
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

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也○毛氏曰塈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侯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君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九長守因賢侯爲之牧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疏闊因

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

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朱氏曰褎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

可知矣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足憚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璅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

官則辨於侏儒俳優之閒以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己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爲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摠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

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闇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毎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彼悲位反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釋文曰。毖。韓詩作祕。說文作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毛氏曰：遄，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還車猶言回轄，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流肥。○鄭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旣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惄惄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猶亂世事暗君之比也。

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朱氏曰：王事旣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

矣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
沮也○釋文曰摧韓詩作誰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携而去乃述當時之

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
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
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
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
雱盛貌惠愛也○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
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辭也○

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
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
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
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
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
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
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
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
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

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
踟直知反蹰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
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張氏曰
後宮西北遂城隅俟我幽閑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
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閑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閑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

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㚷㚷好也
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愼引詩亦
作僾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
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
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管之法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
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
以進退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
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
以成法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文可悅懌
皆顧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
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
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
芽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菓蓏之屬因以贈夫

人也歸荑以備薦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
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
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閑之地蓋靜之至也
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蹰猶關雎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横渠謂後宮西北乃城
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
史之法戒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
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

通橫渠之説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反）之。國人惡（烏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淺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説文燕婉作嬿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霜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絶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僞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鄘 音庸

説已見邶

柏舟共 音恭 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諡○呂氏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 徒坎反 彼兩髦 音毛 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音紽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 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毛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纚色蟹反緌汝誰反鬌音朵 儀匹也 呂氏曰儀以夫為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 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 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 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 范氏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 ○釋文曰髦韓詩作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他得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 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絶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

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爲耻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
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
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
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爲之笄衡笄
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
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
垂于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
六但不可知紒音計追丁回反紞丁敢反○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
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擧動之

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鄭氏曰
象服者謂褕音遥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
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
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之何○釋
文佗佗作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
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七也
反之皙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

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其羽鬒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
髮美爲鬒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髢髲也
不潔者不用髲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
之不潔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髲而自潔美○毛氏曰瑱塞耳也
揥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揥揚眉上廣
○朱氏曰且語助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
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
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

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
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
丹縠戶木反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是當暑
袢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
縐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紲去蒸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
暑服則加紲袢所以自歛飾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清視清明也揚廣
揚而顔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曰顔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

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盍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氾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淫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别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

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

藝乎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
乎桑中要於適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沬
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沬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
庸皆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
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長樂劉氏
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
正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孚容反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
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
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
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
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
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揚氏曰此載衛爲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
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

孔氏曰惡頑之辭○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
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
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
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

（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也。勢）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者，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鄭氏曰：其

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

其土宜．

靈雨旣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旣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蝃作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

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毛報反)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

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二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旟云旌皆通言亦謂卿大夫建旟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縿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旄綸旃旄之車後○縿所銜反旒力周反○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珠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爲空厚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旟亦有旄二章五文也言旄則有旟縿言旟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以爲組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旟縿有旟旗之綸末設旟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

於曹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露求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歸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猶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至之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步曰跋涉。○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作駈。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

毛氏曰。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直吏反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爲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

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㓜穉乎其狂惑
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
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
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
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
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
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

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
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
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説已見邶

淇奧(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
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反)
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況晚反)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兮

毛氏曰奧隈也(長樂劉氏曰奧謂水涯彎曲之地)○長樂
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左思三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著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曰瑳
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
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
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

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成德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釋文曰韓詩竹作薵（徒沃反）云薵篤也石經同（毛氏曰綠王芻也竹萹竹也）咺

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也○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毛氏曰寬緩弘大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氏曰莊公揚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

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皋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

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其機反 衣於既反 錦褧苦迥反 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鄭氏曰褧禪也衣錦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褧檾也檾枲屬○朱氏曰褧禪禮作景禮記作絅○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詩云譚公維私譚子也○

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徒奚反 膚如凝脂領如蝤似脩反 蠐音齊 齒如瓠戶故反 犀螓音秦 首蛾我波反 眉巧笑倩七薦反 兮美目盼匹莧反 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

者曰膏。領頸也。蝤蠐蝎蟲也。孔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絜白而比次整齊也。螓首廣顙而方。鄭氏曰螓謂蜻蜻也○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鋭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

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麃麃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幃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以其羽使相厭也○朱氏曰言莊姜

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王肅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

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礙流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曰郭璞云鱣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著網尾發發然葭蘆菼亂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之蘆亂別草也揭揭長也○鄭氏曰庶姜謂姪娣○毛氏曰孽孽盛飾○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鄭氏曰此章言齊地

廣鐃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鱍鱣韓詩作䲡揭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述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擧有人倫以來未闕違理犯義於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爲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俱毁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垝毁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

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
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
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
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
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
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
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
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
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合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
○毛氏曰鳩鶻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
性耽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
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朱
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
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為節一失
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眞以士之耽為可說而

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
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
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
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爽差也○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見
弃而歸也女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

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
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
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早起夜
卧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
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己○鄭氏曰兄弟在
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

○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爲畔畔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作悬悬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己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直敎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

同意。○釋文：滺滺作瀲瀲，曰本亦作滺。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反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草支葉柔弱。○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

結。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鞙鞙佩璲，璲，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毛氏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為之。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

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

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于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于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于僞反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朅武貌○鄭氏曰桀英桀○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

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
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己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
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曾遺展喜以膏
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

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
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
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
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
心痗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背北堂也
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
堂房半以南爲南堂痗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

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
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
亦思之不已而心痗焉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
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諼本又作藼說文作藼云令
人忘憂也○董氏曰韓詩作焉得藼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
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

禮而娶婚者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
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
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
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
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
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
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迫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孤獨行於水之
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
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

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拔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邦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

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毁壊而其地盡爲禾黍。説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爲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

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説文曰稷百穀之長也括口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摇摇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摇摇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恠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今言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臼幽王子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墻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朱氏

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

釋文塒作時曰本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户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為桀括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

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爲充孔陽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

管之中金葉鍱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竽必有簧故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諸去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

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

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彊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為甫侯。）○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

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饉（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

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蓷鵻（音佳）也。（孔氏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尉。）○孔氏曰。暵燥也。○毛氏曰。仳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慨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

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
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暵○毛氏曰
條條然歗也○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
矣○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
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

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
氏曰啜韓詩作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
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侯背（音佩）叛
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

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卽位將畀虢公政鄭祭足
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
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
王卒大敗祝
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尚庶幾
也○毛氏曰罹憂吪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
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
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

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
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
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
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
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
之罦罦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
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繴早覓

反。罥古縣反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洒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譏之○孔氏曰旣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

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孔氏曰毳衣衣二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

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赬敕貞反也孔氏曰赬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毳衣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赬二章各擧其一爾○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啓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illegible]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言矣。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王肅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是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程氏曰：宜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蘇尊反）也。（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

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飮食也旣親之又授之以飮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旣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傍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

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

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柤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好以善服馬為武（歐陽氏曰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丗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

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倚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繩證反下）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揔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御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朱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襢裼脱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跡以爲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

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孔氏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水忌。抑鬯敕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冰。箭筩蓋也。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弢。○朱氏曰。鬯弓囊也。○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

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主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翱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

○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
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備折壞 ○毛氏曰重英有英飾
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蓋絲纏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
毛羽。○朱氏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
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四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
云荷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
文云韓詩喬作鷮。

清人在軸音逐駟四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音敕由反中軍
作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
地亦應不甚相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
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
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
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
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反搯者拔兵刃以
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
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
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遥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
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

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
也。○朱氏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
舍猶處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
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
韓詩彼其作彼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絹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
豹袖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

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朱氏曰粲光明貌。○毛氏曰彦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祛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祛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魗棄也。孔氏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曰好也。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説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説德而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翱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繳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矰音增茀音扶弗反。夫婦相警覺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

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
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
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
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旣得其鳧鴈以

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
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
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
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
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
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
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

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
也鑽燧箴管紛帨凡可佩之物也○蠙畢民反鑽宜爲反燧徐醉反帨忘綏反紛敷文反帨所
類問反問遺尹季反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
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鄭氏曰順謂與己和順○張氏
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
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
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

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太公之未婚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忽辭其敗戎師也齊侯又
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
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其追念
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
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
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
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
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

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以
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
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
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閒。
孔氏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閒。孟姜，齊女。○鄭氏曰：洵，信也。○
毛氏曰：都，閑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王氏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
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 彼
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
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
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請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
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
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

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
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
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
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
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
説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按習者思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
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
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

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紅草也其枝幹樛屈著土蔓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卧反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蘀槁苦老反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鄭氏曰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市戰反命也

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

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

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但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
行
鄭氏曰褧襌音丹也蓋以襌縠戶木反爲之中衣裳
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
妻嫁服也士妻紂側基反衣纁許云反袡如鹽反叔兮
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
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
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
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
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
藘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爾
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朱氏曰
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
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
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
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伐柯傳即就也○朱氏曰門之
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己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
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
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
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顛顛而於末流以射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詒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兗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逵石經挑作叏許愼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迋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

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專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親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

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留以自樂我云)○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甕城闉曲以障門者謂之闍荼英荼也。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荼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

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耆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

爲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水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蕳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爲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閑之處士曰巳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旣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爲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栒藥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 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惟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大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 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纚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弘反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子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閒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巙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峱崔靈恩集注本作嶩○董氏曰考於地記嶩峱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儇韓詩作嬛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貛乎丸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髣髴見於眉睫之間深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旣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門屏之閒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

○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甸反者或名爲紞孔氏曰紞即今之絛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紞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正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

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屛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繫之名置箭壺內以爲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顚倒(都老反)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群臣促遽顚倒衣裳群臣之朝別色始入群臣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瞿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居六反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裁制之。曷爲又養其

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旣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爲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

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以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内之狡兎是盧爲田犬也○逡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云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彊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梐枑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爲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

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 簟笰.音弗 朱鞹.苦郭反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笰.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戶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笰作茀.

四驪.力馳反 濟濟.子禮反 垂轡濔濔.乃禮反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豈開改反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釋文濔濔作鑈鑈.日本亦作濔.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 水湯湯.失章反 行人彭彭.必亡反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泲.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 行人儦儦.表驕反 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

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正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爲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

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十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王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青魯之間名肩題爲捷黠射之難中以中爲俊）○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爲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雪戀反）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爲

清眉為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北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陿音洽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

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
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
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
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疏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氏
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
婦未見賢遍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
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㳙裳唯舉裳不㳙則衣可㳙

明裳為賤繚音了㳙悉侯反○毛氏曰要褸也襋領也孔氏曰要
是裳褸襋為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
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
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
○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
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
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
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為故
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

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
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攕山廉反
去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攕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勅帝反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
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揥所以摘
鬟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

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
褊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於縫裳
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
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
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
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

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絳。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
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
○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
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
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
爲軞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
○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
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者主君公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謂軞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宦音患軞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
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藚水蕮

音昔也。孔氏曰水蕮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蕮也葉如車前。○鄭
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黶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

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
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
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
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
爲殽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
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

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擧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峐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峐山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峐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

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已之心之爲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耆常志反寐也

毋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毋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陿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產周道衰彊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園邸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飏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陿隘耳。○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徒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苦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纒)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漘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未何爲而積汝禾嘗狩獵貆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爲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順倫反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囷。孔氏曰方者爲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鵪之屬也。○鵪烏含反。孰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

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洛音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恒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爲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故慼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深思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蛬（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埤雅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暮而去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去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廣漢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反）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

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鍾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洒掃非不好絜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營然無所知將爲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驅子有廷內何不洒掃子有鼓鍾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荎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枌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爲己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樗敕書反檍於力反洒灑色賣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

○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須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

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大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故師辛諡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巉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黼文以褗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爲綃○孔氏曰綃綃名○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厓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

深八分。本草同。今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數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爲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躔在亢，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稼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毛以秋冬爲婚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歎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張氏曰：若謂爲昏姻，則不得稱邂逅。見之遺風，只是徵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騎有遺風也。○釋文：逅作覯，曰本又作逅。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采旦反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方束薪而

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瞏瞏(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瞏瞏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杕杜雖特生然此詩方言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它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爲裘以豹飾袪(王肅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

李迂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
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孔氏曰
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
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
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褎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
人惡之。○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

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此風刺
晝則云攜手同行頎風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
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褎作褏曰本又作褎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弒
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子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莊伯伐翼
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
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

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
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世
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王氏
曰肅肅疾也。○孔氏曰鴇羽連蹄樹立則爲苦。○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指集止也
○孔氏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稹鄭氏曰稹者根。○
相迫迮捆致也稹之忍反迮側百反捆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汝
反也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爲皂或爲皂汁可以染皂柞子各反櫟力的反盬

不攻致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蠱害
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
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
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
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
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
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

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虋亡昆反赤苗芑羗紀反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卑政反晉國其大夫為于偽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成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統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猶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判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繡○絺恥知反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

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録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

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陰寡道左道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杕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

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息浪反孔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

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羨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之然反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毛氏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程氏曰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

無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徵隱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為言

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荼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illegible]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為伯翳。列女傳云：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為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

之也。

車鄰（栗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顙（桑黨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驊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

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

○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音洛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為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眉冀反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驖言純駟也○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驖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

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鹿豕群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朱氏曰牡獸之牡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為首故拔為末。○孔

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拔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端反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況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之忍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俴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也梁輈輈上句古侯反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楘歷錄也輈者轅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鄉下句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陳氏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通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輈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

於檢反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鄭氏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孔氏曰。揜軓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也。輈在軓前橫木映軓。故鄭氏云軓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此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靷將絕。是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軓在軾前靷上。靷者以皮作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爲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爲長。

○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者。騏馵文也。左足白曰馵。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白爲馵。○孔氏曰。婦人閔其君子。云言念君子。溫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騏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曰駵。孔氏曰。今人謂此爲駵馬。○孔氏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芳非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毛氏曰。龍盾畫龍爲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藩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爲車上之衞也。○鄭氏曰。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

毛氏曰。軜驂內轡也。孔氏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脅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群。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盧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

爲駟馬之甲○陳氏曰今爲馬甲之孔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鄭氏曰孔
羣者言其調和也○毛氏曰厹三隅矛也錞鐏
徂寸反也孔氏曰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鋈以白金爲其鐏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
戟者前其鐏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鋭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鐏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
鐏也○朱氏曰鋈錞亦以白金鋈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
貌鄭氏曰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其
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虒彌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虎虎皮
也韔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毛氏曰

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胷也鏤膺謂膺上有
鏤是以金飾帶若金之婁胷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孔氏曰交二弓
於韔中謂顚倒安置之○王氏曰韔必二弓如有創馬以備壞也閉紲息列反緄
縢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
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紲繫也置弓柲裏以緄繩繫之因名柲
爲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
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
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
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

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厹
作厹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
國焉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
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
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旣勝之
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

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薕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
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朱氏曰伊人猶
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
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鄭氏曰宛坐見貌
○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
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
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

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凄凄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為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毛氏
曰坻小渚也○釋文凄凄作萋萋曰本亦作凄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
之道阻且右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
猶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
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

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
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
周禮者疑其迂爾若孝公所去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
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遂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
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柟如鹽反
也孔氏曰稻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
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

之楊氏曰王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漬辭賜反也顏色如
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
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
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
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
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剌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己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黙晝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於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鸇章召反喙許穢反)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鴥作鴪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襛矣)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

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
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
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
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
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顯反也孔氏曰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襺雜
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
怨也○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
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
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
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
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
作

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近汙垢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
故謂之澤汙音烏垢古口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毛氏
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
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
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
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朱氏
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為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
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
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
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猶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
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貌○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虙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太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孔氏曰。明猪尚書作盟猪。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毛氏曰。坎坎。擊鼓聲。○朱氏曰。值。遇也。○爾雅曰。鷺。舂鉏。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腳。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

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 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翿音導

毛氏曰：盎，烏浪反 謂之缶。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翿，翳也。○爾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冀反 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甫反 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 其下。

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解見山有樞鴇羽。 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先氏曰：先王惡夫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釋文曰：差，韓詩作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媻娑。媻，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 邁。視爾如荍，祁饒反 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鬷，揔也。○毛氏曰：邁，行也。荍，芘芣也。芘音毗 芣音浮 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緑色，可食，微苦。○孔氏曰：男女揔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音願 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遠，放可以勉進於

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董氏曰據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音西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氏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附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閑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爲。釋文曰樂舊作樂晚詩本有作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鄭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與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

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少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

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曰傳以晤爲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爲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閒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范氏曰菅以爲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昬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昬以爲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昬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昬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

毛氏曰昬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昬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

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荊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祖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二名鵩。瞻卬云：爲梟爲鴟。俗說以爲鴞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閒荊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梏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有防亭。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

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氏曰：侜張，猶誑也。○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林之藪，賢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丘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 邛有旨鷊。五歷反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音零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甗甎也。○瓴音令，甋音適，甗力斛反，甎草公反。鷊，綬草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鷊，舊作虉。說文引詩亦為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古卯反兮，佼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為之勞心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釋文皎作

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懰，好也。○朱氏曰：懮受，憂思也。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懰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並○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釋文駒作驕曰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耻亦何觝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音桓)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苻蘺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毛氏曰荷芙(音符)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

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蕖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古牙反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若藕五口反○鄭氏曰寤覺音教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蕑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

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撿反寤寐無為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者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云鄶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玦古穴反○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捨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

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揔揔耳，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氏曰：

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者，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

說文欒作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攷，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

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遥）弋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

葉長而秋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夭如厭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起竭反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

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

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悳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也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滌徒歷反也鬵釜屬孔氏曰釋器云鬵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鬵即陵反甑同音○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與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昔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雖小而共其憂哉○釋文與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蜉蝣郭璞曰

似蛣蜣有角黃黑色墜蟣去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楚

楚鮮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說文楚楚作𪓐𪓐。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挩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剌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反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擔揭也。○孔氏曲禮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猶柄也。○柲音柲○毛氏曰祋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戈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賢人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緼爲本

反芾黝於糾反珩音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
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
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
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
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
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說文曰
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祋則以祋爲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

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歐
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
邀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
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咮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
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
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趨利
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飢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氏曰薈集注作嬒孌作
嫡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
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於八反鞠也李氏曰鳲鳩爾雅以爲秸鞠方言以爲戴勝今乃鵖鴔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
上平均如一○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
結云者實而不定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陳氏
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
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
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毛氏曰弁皮弁也騏其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平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從之而舉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

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粱（孔氏曰稂一名童粱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寑曰本又作浸。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蓁白莖粗科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蟲魚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京師解

見公劉。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芃芃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杜預云邰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邑故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焉○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

變風乎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狂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

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擧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

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惑也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辟之心何自萌孽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皞皞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擧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人正爲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林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

正月也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鄭氏曰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卒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拔中國一月也于訓爲於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斗

建卯之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文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張氏曰周人應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撥故類舉七月爲言○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爲是故也○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勤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穿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董氏曰觱發說文作滭泼栗烈集注作栗冽按烈從火不

得爲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鶬鶊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遲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蘩皤蒿也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先蠶種尚用蒿祁祁衆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程氏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

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稺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章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

[illegible]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

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佗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薍五患反爲萑葭音加爲葦孔氏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許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銎曲容反也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扷落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蓋掎而束之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掎也○蘇氏曰取東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荑徒奚反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鵙

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氏曰豳處西北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孔氏曰績緝麻之名○毛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不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也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

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王氏曰朱以朱孔陽爲難言故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也○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蜩螗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孔氏曰隕蘀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陊地爲蘀○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齊東郭書衣貍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其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唯田國人唱作故曰同

○鄭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張氏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王氏曰隕蘀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蘀爲取貉狐貍之候也○孔氏曰既言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

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貍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朱氏曰宇簷下也)○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窒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牖也(孔氏曰士虞禮云祝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墐塗也庶人蓽戶(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又曰若據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爲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

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

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 七月亨普庚反 葵及菽、音叔 八月剝、普卜反 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 采荼、音徒 薪樗、敕書反 食我農夫、音嗣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 屬、薁蘡薁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卽鬱、薁李卽薁、○蘡於盈反 ○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李氏曰、可茹、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 ○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曰、棗須就樹擊之、春酒凍丁貢反 醪老刀反 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釀之、卽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蘖以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 ○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 ○毛氏曰、眉壽豪眉也、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豪眉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 ○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令民尚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爲場之漸 ○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黂枲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黂扶刃反、枲息似反 ○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 ○荼解見谷風 ○毛氏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爲薪、故曰惡木 ○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蓄也 ○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 ○王氏曰、眉壽衰矣、養食氣體焉、以助之也、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 ○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 ○朱氏曰、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豈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 穋、音六 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 亟、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 ○孔氏曰、納謂納於場 ○禾解見下 ○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 ○黍稷解見黍離 ○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種音重、所謂

重也。穜音衆。所謂蘖。○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孔氏曰。
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
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
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
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
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邊入都邑之居也。○范氏曰。宮功。公室。
之役也。董氏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
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

蓋屋。毛氏曰。綯絞也。○孔氏曰。綯繩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
○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
○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
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閑。可以治之。○孔氏曰。播種也。○張
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
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
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

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
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曰。如易所謂終
則有始者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
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
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
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
觥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

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
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
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孔氏曰。豳土晩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
冰。即以其月納之。○朱氏曰。豳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毛氏曰。
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
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須
冰。是其後用時也。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三統術四
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

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丘氏曰：肅，嚴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閒，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于嬌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鋤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爲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言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鸋音寧，鴂音決，怪古拜反，梟古堯反。○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

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
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室耶。本程氏說○程
氏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呂氏曰邠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
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
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
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
邠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
也。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毁周室矣故曰無毁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
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寧鴂此乃陸
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
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
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
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
憫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
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邠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
鄭氏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
氣處戶其出入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
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
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毁我巢室○孔氏曰王肅云周

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
我周道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
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荄杜根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
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撠京劇反挶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朱氏曰捋取也。○毛氏曰荼萑苕
音條也。孔氏曰亂爲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朱氏曰荼萑苕華可藉巢者○程氏

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王氏曰卒盡也。
○毛氏曰瘏病也手病口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
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
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
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 予尾翛翛素彫反 予室翹翹祁消反 風
雨所漂四遙反 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也色界反 翛翛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
狀。翹翹危也。嘵嘵懼也。○鄭氏曰音嘵嘵然恐

懼告愬之意。○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
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
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己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
亦不得而不汲汲也。○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
意切也。○釋文翛翛作翛翛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
本消消作翛翛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 歸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

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 也。四章樂音洛 男
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
以說音悅 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
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
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人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室
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
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
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
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歟

我徂東山慆慆土刀反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 枚莫杯反
蜎蜎烏玄反 者蠋音蜀 烝在桑野敦都迴反 彼獨宿亦在
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慆慆言久
也。陳氏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
之雨。○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王氏曰
止使人毋爲謂之勿。○毛氏曰士事也。鄭氏
曰行陳也。○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

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箸直慮反。繣户卦反。蜎蜎蠋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蠋。○蚅烏木反。蠋音蜀。○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勝。卒有所敵。營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氏曰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悼往而樂歸。於其歸猶喟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羇旅愁慘。○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知其倫之喪。○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於車下也。○說文蠋作蜀。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

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毛氏傳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户。町他頂反疃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臝栝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陳氏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户。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委於為反。踦起宜反。○孔氏曰伊威一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程氏曰町疃廬傍畦壠。為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疃鹿場者。町畦於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疃為田里所聚。○孔氏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沉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

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程氏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蠃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朱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

鳴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敦，徒端反

鄭氏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螘魚綺反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螘聚土為塚，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螘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氏曰，垤是丘垤也。○鄭氏曰，洒灑埽拚甫問反也。類篇曰，埽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空者，窒所塞土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聿，隨也。念其將至而灑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埽洒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

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許韋反也。母戒女施衿其鴆反結帨。孔氏曰，昏禮言結帨

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注：緌，繫也。○又曰：褘謂之褕。注：衣小帶。○帨始銳反，褕辭見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宋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銎曰斧。曲容反 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銎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棄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也。○

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着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遒，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遒，集本作揫。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遥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覩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 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旊人爲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䟽曰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緵(子弄反)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陸氏草木䟽曰鱒似鯶(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魴解見敝笱○釋文曰袞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宗彝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於裳)○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

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鴈。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目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安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心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

九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舃(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躐(力輒反)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躐。○

孔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疐跲[其劫反]也[說文曰跲躓也]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屨人注曰王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舃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舃禪下曰屨○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几絢貌絢音劬○孔氏曰謂舃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絢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朱氏曰安重貌繶於力反縫扶用反]○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繫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舃几几然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舃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能或潛或飛能大能小]

[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舃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掔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掔掔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與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狩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妄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illegible]居豐[illegible]居鎬大史公曰成王北居洛邑[illegible]鼎焉[illegible]復都豐鎬魚藻序太王居鎬京[illegible]王以[illegible]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去自由庚者攝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大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

之爲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冊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内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抱爲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古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莫光武能友嚴大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臣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藾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苹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篚厥玄黃○程氏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

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物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賓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喩。○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飮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群臣嘉賓者如此，夫知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 民不恌，他彫反 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菣也。去刃反 孔氏曰，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毛氏曰，恌，偸也。孔氏曰，偸音吏，說文訓爲薄也。示民不偸薄也。○朱氏曰，恌，偸薄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偸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莫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音洛 都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發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煑海爲鹽煑池爲盬故安邑之出爲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篤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箋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爲是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啟跪也爾雅注云小跽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啟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鵻夫不也孔氏

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氏曰或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苞栩解見鴇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採情以

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勤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勤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蘇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其於父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音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徵析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

曰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與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特君命爲國光華於外爾○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唯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

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驖○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爲周魯語曰忠信爲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爲咨出左傳○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敎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

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 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 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見駰解) 均調也○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狩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以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感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

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 不韡韡(韋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

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
○孔氏曰，鄭氏以爲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
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
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
煩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
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王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
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若
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
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花衆多而相
附，同榦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
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
字亦可，以花蕚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
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擧世之人也。
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
始聞常棣華鄂之説也。如此則
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説文鄂作蕚。
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蕚。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
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
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
相思念。○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
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
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
其常居而衆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
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
哉。

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
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
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
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
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
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

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
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
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
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
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耳。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脚
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

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鄭氏曰每有難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

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

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

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

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

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覩爲然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兄弟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親兄弟親兄弟則急難冠讎何爲而不報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冠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服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要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之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然曰勢足以報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作鶺鴒爾雅作䳭鴒

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

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爾雅曰鬩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

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填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填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塡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

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

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論遠也○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

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爲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指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

其序若曰死喪不能相收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眞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情而以至疏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儐陳也○蘇氏曰飫饜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

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勃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孥與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與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爾妻奴奴即子蓋唐人據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興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恣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圖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交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

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明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其驕反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

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凡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爲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孚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爲聲而有柿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寡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

牡肥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己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起虔反。有酒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旬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墠。○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湑莤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

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友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讁。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與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也。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饗○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業被目民由君德之所致也)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爾反)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事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戴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也)○毛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閩人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予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懇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攄心而不強以為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脊音積)○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許丈反禴餘若反祠嗣絲
反烝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誠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
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礿
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時以便文故不依先後
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
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鄭氏曰公
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

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盩直留反
○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
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
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為先公○毛氏曰君先君也
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孔
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為
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
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

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
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
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
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絜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群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詒遺也○程
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

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
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
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群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族姓
也○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
之朱氏曰徧為爾德者言助爾為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為神民
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
群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
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緪字作恒釋文曰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昬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也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illegible]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

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無有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毛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

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捴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

腓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弰之名以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緫轡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骨象若書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弓鞬矢服海獺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帥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緝其車甲修儆其器械日為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之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子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戍役再春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眾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

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事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遠舉此詩去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

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丘氏曰將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旐或載旟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旐者玄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旆旆旒垂貌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之也昔晉冶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戚也○鄭氏曰況茲也○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憂瘁鄭氏

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春蒐之具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然張其車央央然旆其旂旟○朱氏曰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郛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爲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尙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攷，以左傳聘禮攷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旜，及所聘之竟，張旜而誓。使之旜，猶軍之旆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旜，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

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故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傒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朱氏曰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于夷。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巨伊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蘩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杕杜解見唐風○毛氏曰睆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

其未至也。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而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莫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氏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丘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 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閑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歟。) 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也（陸璣草木疏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鯊鮀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口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乃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靡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面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田不靡不卵各率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懽憚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罶酒鯊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鮦也孔氏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鱧鯇定本鱧鮦鯇與鱧音同

魚麗于罶鱨音償鯊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鱨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鱨鮎孫炎以爲鱨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鱨鮎鱧鯇四者各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

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欲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

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宋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博

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勸致，踈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與也。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産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與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罩，篧助角反也。孔氏曰：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立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氏曰：汕，樔側交反也。鄭氏曰：樔者，今之撩罟也。孔氏曰：釋器曰樔謂之汕。○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衎，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罩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也。○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與君，瓠之甘者以與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爲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

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丘氏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訛，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宜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是非食感以喪志，雖欲壽得乎？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萩。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

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爲龍爲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丘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爲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踈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勅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曰鞗革沖沖垂飾貌○後漢志注曰天子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曾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四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寗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霤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懇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懕安也詩曰懕懕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舉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醞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幷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玈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射禮也)弨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饗盛也○長樂劉氏曰行饗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醻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

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形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載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形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醻報也○王氏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爲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

形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宜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

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錫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彼學之以祿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學祿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為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率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幾微之萌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衰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皆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當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

(謂之鹽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弦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詩記其所由發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閱貌。)

○鄭氏曰。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孔氏曰。飭。齊正也。(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每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王氏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服。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朱氏曰。孔。甚也。

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爲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爲曰與此正同

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

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之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九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

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力尚強不承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驖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長

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閑有素也○鄭氏曰服我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王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

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詩攷曰周故周也以焦穫瓠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備也)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言鳥章者百官建旟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貌(孔氏曰旆繼旐垂之云白茷繼旐者茷與旆古今字也此旗旐而言旐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縿各畫其章又絳爲旐書名於末爲徽織以着於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亦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卽生之徽織)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云壺御府之鐵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鋭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旆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

見焉。

戎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傳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九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爲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毆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炰(白交反)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爲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

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三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閑何暇議勝敵哉)

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

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征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璣草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爲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蘇氏曰其車三千以荊蠻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奭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薇○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鞗革解見

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歐會濡血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莅曰本又作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尤旗之物大常王所建旞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爲上旐爲下此言上下所建則皆得兼舉矣）

○毛氏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瑲瑲聲也○朱

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軍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與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僵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苟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依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己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循之以愛齊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鎗鎗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己腓安在其盡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瑲作有創曰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陸氏草木疏曰隼鷂

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鐲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鍾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鍾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鉦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爲擊鼓

使進戟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毛氏曰鞫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入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隋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狎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也者坐作進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

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人鈺○董氏曰集注作伐鼓鼘鼘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蠻荊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克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

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

不脩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為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

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孔氏曰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閒止舍也褐纏旃以為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近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為槸孔氏曰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槸魚列反間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叙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畝數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搏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張氏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囂囂聲

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

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

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爲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舄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治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裹以韋爲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譔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譔左臂以利弦者也○鄭氏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揔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程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𢪶積也詩曰助

我舉柴。

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朱氏曰：馳，馳驅之法也。長樂劉氏曰：法，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蕭谷，居山蕭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敵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頻小反。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于右腢，釋文曰：音愚。謂肩前也。為上殺。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尒反。謂股外。達于右䯚餘繞反為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䯚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

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獵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
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
○朱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
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愼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
彼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
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
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
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愼微將用
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
以歷險從禽○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
禱作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
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
差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
麀麌麌衆多也董氏曰屬訓云麌麌也○蘇氏曰漆沮在
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本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汭非河南之洛也○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
○毛氏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
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程
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皆羣下盡力奉上○說文麌作噳曰麌鹿羣口
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爲群或二二爲友○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伾伾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駓駓駿騃）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

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爲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
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

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求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孔氏曰偏喪之寡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

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

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旣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

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墻也○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嗸嗸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怜撫奄爲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司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始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興發補

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此非以不知爲慍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爲所爲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

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百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晣晣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王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朱氏曰晣晣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呼鈜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戉又戉作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緜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普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解見采芑○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氏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

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反忘音亡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為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

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

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與

鶴鳴于九皋聲聞音閭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蘀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落蘀也○釋文曰錯厲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己意其詩最為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為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眾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殸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反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誠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鄭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厎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孰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

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辦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氏曰：苗宜去圃而去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縶，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靷也。)○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縶之維之。)○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

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逌作遯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絶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

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所謂伊人於焉逍遥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遥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畜而未發其辭氣則慊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决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决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

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粱解見鴇羽。

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鴇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牲，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勑書反）。昏姻之故，言

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又曰：婦之黨為婚，婿之黨為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樗，惡木，尚可芘而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

不我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遂牛蘈徒雷反也陸璣草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王氏
曰遂惡并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言就爾宿
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
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
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葍惡菜也鄭氏曰葍蔔也○陸璣草木疏曰葍一名蔔幽州人謂之燕葍

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噉之飢荒之歲可烝以禦飢蔔音富○蘇氏曰特匹
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
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爲其窮則
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
又葍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
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
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

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
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
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
簡易而通明矣
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
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
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
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

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
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
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也○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
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鄭
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
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

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
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
國族於斯也○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
好輯睦無有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
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似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

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
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爲
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鴈○毛氏曰西
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
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
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
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於是居
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
歷歷然約謂繩約板直則牆端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椓
如椓杙之椓謂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
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板以杵築之橐橐然○朱氏曰除亦去也
○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作群寢之時縮板
杵築至群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
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
○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
儒引詩爲據亦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音輝斯
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
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
矢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
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

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
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
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
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釋文曰棘
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革韓詩作鞆云翅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噦噦呼會
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
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覺高大而直

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
氏曰噲噲猶快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
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窔
烏叶反也。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
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攻陰陽以爲宮室故其正爲陽冥爲陰夫負陰抱陽以
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于弓反維羆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
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
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竹葦曰簟。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群臣安
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繅筵則有之而葦竹與施於席則知所以爲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
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寢卧之席皆莞簟也衽寢卧之席也興夙興也○爾
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
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
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
毛似豬鬛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

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以
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
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
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
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爲主不害於辭故
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

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彊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焉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旣反之裳載弄之璋音章其泣喤喤華彭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孔氏曰喤喤者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侯○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習為卑璋見致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肆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褓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朱氏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裼褓也孔氏曰褓縛兒被也瓦紡芳罔反塼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用瓦維紡塼而已○鄭氏曰儀善也出釋詁○毛氏曰罹憂也○鄭氏曰卧於地卑之也○蘇氏曰衣之褓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孔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拚揀之多○丘氏曰婦人尚靜嘿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爲威儀○說文曰褅褓也詩曰

載衣之褅他計切釋文曰韓詩作褅音同

一章摠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顧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豕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爲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脣曰犉○李氏曰思辭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說文濈爲和則濈而比者也呞丑之反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牛以耳澤爲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肸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曰羊一群有三百不知其群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群以群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爲犉則黑眥爲牰黑耳爲犚亦各以其數也眥才細反牰音袖犚音尉○鄭氏曰言動息濈濈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反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爲禦雨○蘇

氏曰物類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爲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蓄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反不騫起虔反不崩麾毀皮反之以肱古弘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麤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疥輒相汙○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群隊偕廣生之不斷也○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建旐州里建旟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衆

也○朱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旐旟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年則民陽繁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者旟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旐統人少旟統人多今建旐之處乃建旟則民庶衆矣○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

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爲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

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爲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是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也李氏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王氏曰如惔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師也見其所爲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祖殿反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憯曾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

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乘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爲民無善言但怨讟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憯莫懲嗟以

見尹氏爲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天方薦
嗟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氐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
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爲大
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氐朝廷以尊官爲氐氐
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平

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
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
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氏曰
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
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
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
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
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
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膴厚
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
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
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

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
鄭氏曰瑣瑣婚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
位也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
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若穴反君子如夷惡
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闋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傭韓詩

作庸庸易也

鞠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憯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酲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也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

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爲不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

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牡項領天
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
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
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
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
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市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
戰鬭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衣)醻如賓主飮酒相醻酢

○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
欲戰鬭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
相醻酢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
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
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
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
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

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此章蓋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
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
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
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
邦
鄭氏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
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

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
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
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
故也)○朱氏曰家父作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
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
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爲幽王變雅
之首(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
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此章蓋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

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訛僞也孔將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癙憂幽憂也與下鼠思

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痒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覩天災爲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適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 ○ 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爲王憂耳以見幽王之

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宂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訛言石經作僞言

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瘉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 ○ 毛

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 ○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惸惸憂意也。王氏曰，惸惸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能乂，而民無所得祿，則擇王而從祿于他，烏之爲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承反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材木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

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音信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李氏曰，謂山爲卑，則有爲山脊者，有爲大阿者，而皆以爲卑，民之訛言，變白爲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

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評之
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
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暉鬼反

蜴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蹐小步也
脊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爲蝮○毛
氏曰蜴螈也孔氏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董氏曰陸璣以虺蜴爲蠑螈鄭康成以虺蜴爲蜥蜴攷詩書無以虺爲蜴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
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孽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
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
○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
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爲虺畏人者則爲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墝苦交反埆戶角反之處而有菀
然茂特之苗○毛氏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報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

用力也○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
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
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扤
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
而小人成群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
爲法也如恐失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
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蘇氏曰曾不力用我
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菀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兹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反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女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

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永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反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音句以窘爲迫

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覆絶險而不以爲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備矣猶以爲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

幽王乃終然踰於絶險之地而不以爲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喩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爲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適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於。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爲罔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爲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

絶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慇慇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

如此而小人徒乃群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因窮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為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慇慇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殽作肴曰本文作殽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於遥反是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氏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禄也○朱氏曰椓害也○毛氏曰哿可獨單也○孔

氏曰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禄之貴矣○王氏曰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禄夭也而民反無禄○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椓喪之王氏曰佌佌蔌蔌者椓害之也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佌小貌從人從凶詩曰佌佌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汪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

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傅會而為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

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自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奪月明則陰爲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此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崒崔嵬爾雅注崒謂山峯頭巉巖者憯曾也○孔氏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

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爲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爲陵毛氏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棸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棸蹶楀單言又棸子以字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揔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飮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

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群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釋文蹶作蹷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音汙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

萊孔氏曰汙者池渟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從而不卽我謀乃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向爲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卽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爲池爲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爲爲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戕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慭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爾雅曰慭強也且也。鄭氏曰慭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從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歛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雖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書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爲三公權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邸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氏曰噂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

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説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釋文囂囂作謷謷，云韓詩作嗸嗸。○説文曰：僔，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僔沓背憎。○釋文沓作嗒。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 四方有羨，徐箭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己之勤勞，故為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我友自逸也。范氏曰：時有潔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氏曰：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瘇。爾雅以瘇為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

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闕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蕃蕪。説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剌。

浩浩古老反 昊胡老反 天，不駿音峻 其德，降喪饑饉，其靳反 斬伐四國。旻密巾反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 胥息魚反 以鋪。普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孔氏曰昊天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旣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旣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

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帥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爲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蓋大夫舉三公又大夫也○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爲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旣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旣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旣見矣○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屛棄故老

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儆懼而用善反出於爲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爲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

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旣已憂之，則又告其群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子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但也。○毛氏曰，暬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說文曰，暬，狎習相慢。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暬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暬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暬御，誰肯任之。○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釋文，憯憯作慘慘。

暬御如揚雄爲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徂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小人惡直，醜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凝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歎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還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其岡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謀也○毛氏曰回邪也遹辟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氏曰卬病也○蘇氏曰言天禍迅烈徧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遹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朱氏曰具猶俱也○鄭氏曰底至也○王氏曰其俗如此亦孔之哀矣○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豔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去己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爲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任患也)君

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膴大也孔氏曰膴王肅讀爲幠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幠書吳反○丘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乂同治也本鄭氏說○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爲濁也○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符冰反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己冰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懼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之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爲王基說○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illegible]執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寐寐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釋文宛作菀

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

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毛氏曰醉日而富矣○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孔氏曰蘊藉定本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草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

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蜾蠃負之以為已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也）令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欲往矣月欲行矣日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粟哀我填（徒典反）寡

宜岸宜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窮盡也）。蘇氏曰岸亦獄也。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群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啄場而啄粟喻肉食之貪也）。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之世敢以財賊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王氏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自直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釋文曰填韓詩作疹苦也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

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獄事以輕爲善以重爲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董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慄恂懼。)如臨于谷恐隕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傅(音付)作焉(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與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孔氏曰卑居又名雅烏性好群聚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孔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師曠禽經有鸒斯非以爲辭也爾雅亦曰鸒斯鵯鶋也○李氏曰揚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毛氏曰提提群貌。○鄭氏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襃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氏曰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群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九六反)爲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反)如疢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孔氏曰疢首頭痛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

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
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長樂
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遇車轍馬蹄跡跡如掌蹴蹴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
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王氏曰惄焉如擣言憂傷中其
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不
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長樂劉氏曰因憂而疢老也
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釋文曰擣韓詩作
疛除又反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音燭于毛不離于裏音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
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
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
辰謂六物之吉凶孔氏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
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爲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
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氏曰見父母之有
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

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氏曰父之所
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
之裏乎○孔氏曰大子爲父所放爾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
○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
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千罪反者淵萑
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
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

漼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屆至也遑暇也柳
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
無所不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爲
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
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
○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董氏曰萑葦韓詩作藋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
雌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雊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瘣也謂傷病也（孔氏曰爾雅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内疾瘣磊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者瘣胡罪反婁力侯反尫烏皇反傴紆禹反癭於井反）○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群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佗故反）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墐埋藏之名（毛氏曰墐路冢也。○孔氏曰埋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劉氏曰兔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救之不祥此投兔之比）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杝（敕氏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

鄭氏曰醻旅醻也（孔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謂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惠愛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氏曰掎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曰杝謂觀其理也（孔氏曰杝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指施及）予我也。○毛氏曰佗加也（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

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曰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以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己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己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朱氏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爲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王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大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毛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愼謹愼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

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氏曰此自許之辭欲其察己也

亂之初生僭(侵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僭不信也)○毛氏曰涵容也○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懼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爲之別白遂致疑蓄於胷大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病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鄭氏曰盜謂小人也(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氏曰餤進也○鄭氏曰邛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矣)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

○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袟)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兎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定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毛氏曰毚兔狡兔也（孔氏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孔氏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於虔反）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恥其顏厚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此之謂也

善人易揺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毛氏曰骭（戶諫反）瘍（音羊）為微腫足為尰（鄭氏

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骭，戶安反。○鄭氏曰：猷，謀也。將，大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敷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汝作爲讒，使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詩人而能爲此。○說文曰：尰，脛气音氣足腫。詩曰：既微且尰。

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爲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爲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爲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

故矣旣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呂氏曰詭遇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讒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避遙反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間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間暇而脂汝之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

謂汝行之緩乎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爲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
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
既不入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
平易無疑王氏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今還而不入謂不
譖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難曰不爲譖害其可得而知乎○朱
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
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者○釋文曰
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
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
篪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鷄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入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䫏居弔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

貫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
氏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若鄭莊公令出鷄犬豭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蘇氏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
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
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
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使譖否有决令我不疑

爲鬼爲蜮音或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靦姡戶刮反也孔氏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醜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鄭氏曰好善也○孔氏曰反側者翻覆不
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
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
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

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譛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兩反側之情。○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絶之也而曰好歌者惟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宮稱永巷是宮内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内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譛人者亦已大甚音泰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蚳直基反。○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巡曰餘蚳貝甲黄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黄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

○鄭氏曰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李氏曰喻讒人織其罪也。○朱氏曰彼爲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縷白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譛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侈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氏曰其四星二爲踵二爲舌。○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其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作誃兮哆兮誃曲誃也一曰替南鼎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譛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長舌。劉氏曰緝緝言能緝析萋斐以成錦緝也翩翩言念念爲譛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孔氏曰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爲讒譛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譛人爾無它營爲也。○陳氏曰譛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

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而遷及汝矣。（董氏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乎。則其投於女也不久矣。）○曾氏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作咠咠幡幡。咠聶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草草憂也。○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昊昊天也。○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氏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

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能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絶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恥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絶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恩亡舊薄之甚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猋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猋猋必遥反○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肅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引則德義相高○鄭氏曰寘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頽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小萎死者○鄭氏曰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爲德一草一木偶然死絕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弃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

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菣去刃反也陸璣草木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氏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缾小而罍大(孔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罄盡也鮮寡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耻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孔氏曰己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家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以悲恨也)○說文曰窒空也詩曰缾之窒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郁反)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遮而愛育焉)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殷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毛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

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避遙反)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覩南山而聞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己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孔氏曰它得孝養己獨

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崒(子恤反)嵂(音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氏曰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羮肉也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之謂出之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也○毛氏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孔氏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九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屨九具反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董氏曰糾糾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孔氏曰夏日之葛屨○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佻輕儇驕傲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陳氏曰公子不必譚侯之子貴者之稱也○呂氏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行大路也○鄭氏曰疚病也賦歛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氏曰譚為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重也○歐陽氏曰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無浸子鴆反穫戶郭反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載以歸也。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氏曰洌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寤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病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寖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也。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王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以譚人空竭爲常不恤之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絶功臣之勢棄賢者之類寡賤者用事而貴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鞙鞙玉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霸迭興戰兵不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氏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上舍與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

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歐陽氏曰譚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董氏曰古爾雅曰皐皐琄琄刺素餐也釋曰琄琄佩璲則古字作琄今爾雅文作鞙○說文跂頃也頭頃也(頃頭不正也)詩曰跂彼織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孔氏曰睆然而明)河鼓謂之牽牛(孔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爲一星李巡孫炎以爲二星不知其同異)○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朱氏曰易曰服牛乘馬○)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轂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氏曰鄭樵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孔氏曰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也)天畢畢星也○鄭氏曰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鄭氏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鄭氏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從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曾見其掩兎乎)○朱氏曰至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許急反)維北有斗西柄(彼病反)之揭(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氏曰挹㪺也(矩于反廣雅云酌也)○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故曰揭○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歐陽氏曰雖有箕

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興焉董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草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腓病也○丘氏曰離離散也家語曰詩曰亂離瘼矣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毛氏曰瘼病也○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毛氏曰適之也○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適歸

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朱氏曰穀善也○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嘉美之卉今廢爲殘賊曾莫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

由也。蘇氏曰：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刑下，下無字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反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呂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眾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氏曰：鶉，鵰也。孔氏曰：說文云：鷻，鵰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鶉也。○釋文：字或作鷲。○李氏曰：若以為鶉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鵰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疏云：鳶，鴟也。鴟，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說文云：鳶，鷙鳥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鱣鮪，解見碩人。○劉氏曰：言怨亂並興，憂之辭也。曾不為鶉鳶乎，翰飛戾天；曾不為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桋，赤楝也。孔氏曰：釋木云：桋，赤楝。郭璞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為車輞。○鄭氏曰：此章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氏曰：桋或作萸。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萸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illegible]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illegible]人亦必[illegible]矣。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illegible]獲[illegible]；[illegible]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者，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 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 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彊壯貌。說文曰：偕，彊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 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 嘉我未老，鮮息淺反 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傅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

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
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
道路者○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
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
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爲以彼爲賢耶則國事侍我而集以我爲賢耶則尊祿居彼爲多
○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
事國
或不知叫號尸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音西遲偃
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
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
言出於此○釋文偃仰作偃卬
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
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
如字協句音宜或靡事不爲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事口

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
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都禮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
之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疧病也○蘇
氏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
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
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
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
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友者
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
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
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
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

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於勇反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直用反
鄭氏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遠，爲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是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氏曰，艽地名也。毛氏曰，艽野遠荒之地。○朱氏曰，二月建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也。○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奧，燠曰燠即春盡，亦謂二月也。○鄭氏曰，孔甚也。庶，衆也。○毛氏曰，憚，勞也。○朱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遺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奧，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

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
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
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
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 ○鄭氏曰自詒伊戚
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反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
用也。○丘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
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
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
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
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
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適於君也不尚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趣乎汙下自者所由以爲主也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

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
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
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
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
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 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 淮水湯湯音傷 憂心且傷淑人君子
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

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鍾喈喈、音皆 淮水湝湝、戶皆反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蘇氏曰、湝湝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湝湝則旣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留反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鼛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鼛鼓長丈二尺、韗人云、皐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鼛卽皐也、古今字異耳。○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爲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憂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 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善。○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

以匏爲底、列十三管匏中、笙管有簧、故或謂笙爲簧。磬以石爲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鄭氏曰、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爲文王之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爲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僭亂也。○孔氏曰、先言鐘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

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草文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謂趁以采薺當爲楚薺之薺處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曰與與翼翼蕃蕪貌○毛氏曰露積曰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足積聚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

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長樂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尃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以黍稷爲酒食以祀先祖既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或肆音四或將祀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

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呂良反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
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絜而趨其賓客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長樂劉
氏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
秋祭曰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剝解剝其
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
肆陳也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爲剔謂剔其骨體而升之俎
也亦通○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

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鄭氏
曰孔甚也○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
皇大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
靈保兮賢姱匈于反蓋古語然也○長樂劉氏曰
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疆
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
濟濟然蹌蹌然乃絜所祀之牛羊爲烝嘗之祭
又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旣絜此牲其洽之
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之者

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
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索祭祀于祊求于陰陽
之間夫遽知爲是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焫乳彫反
○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
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
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
君婦莫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市由反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
酢
毛氏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爨肉廩爨以炊米少
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孔氏
曰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丘氏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
於俎甚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
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旣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
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燔者
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

也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
靜而敬至也○孔氏曰九嬪賛后薦徹豆籩是
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
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毛氏曰豆謂內羞庶
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
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
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爲賓爲客言既
以此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曰繹而賓尸及賓客
○孔氏曰正祭之日賓用之爲薦明日又爲繹而賓敬其尸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
之○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酢主人主
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特
牲少牢皆有其事○毛氏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鄭
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曰古
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
格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
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
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
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

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
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
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
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爲俎孔碩謂爲孰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
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
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
可識矣

我孔熯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

蒲必反芬孚云反孝祀神嗜市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
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丘方反既勑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

說文曰熯乾皃詩曰我孔熯矣○董氏曰式用
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
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爲祝者○鄭氏曰徂往
也賚予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
猶期也鄭氏曰卜與也○毛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幾而哭式
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

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勑固也蘇氏曰勑戒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爾飲食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嘏辭云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釋文嗜作耆曰市志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吠反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面立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

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尸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去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去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謖所六反○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群廟非止一神故也○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鄭氏曰載則也○

孔氏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謖起也○孔氏曰尸與伸爲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籩不遲以疾爲敬也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怠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曰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

○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
饌與同姓燕之事
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
成之說旣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
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
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旣將莫怨具慶旣醉旣
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
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
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
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
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
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
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
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祭燕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
而燕於寢○朱氏曰且於祭旣受祿矣故以燕爲將
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爾殽旣進與

燕之人無有怨者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
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旣嗜君之飲食矣
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
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
引長之也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氏曰神
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汨而禹决九州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傳以夏道衰微如公劉緒興后稷之業商道寖墜而大王王季緒理
公劉之遺文武旣有天下而周公輔翼成王賡五服爲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
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脩於天下是以大亂之遂不距
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
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
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
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之。畇畇（音匀）原隰、曾孫田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爲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一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設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寧說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禹

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所爲之。畇畇、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禾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原隰、解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會、有川以疏道之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敦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彌廣也。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爲說。敶是軍陣、故訓爲乘。彼詩甸甸、是均田之意、是以畇畇爲甸甸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芳云反）。益之以霢（亡革反）霂（音木）。既優（音憂）既渥（乙學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爲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之霢霂。○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二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霢霂。○說文曰、瀀、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瀀既渥。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

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然閑整。○毛氏曰彧彧茂盛貌。○鄭氏曰斂穫曰穡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孰食并酳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酳齊獻尸尸因酳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基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剝(邦角反)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於疆場)○毛氏曰剝瓜爲菹也。(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爲菹)○鄭氏曰祜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孰獻於天子乃爲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茇之以和鬯釀秬爲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向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注以陽祀爲宗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

燎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
毛傳無箋云兩字。○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
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享時。孔氏曰：大宰云：及納享，贊王牲事。謂
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
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
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膋爇其膋。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
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
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郊特牲
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
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
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
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旣有牲物而進獻之，苾
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

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陟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
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芸或耔，黍稷薿魚起反薿。
攸介攸止，烝之承反我髦音毛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
千，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
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

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
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粟也。○
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
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
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
朱氏曰：薿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
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
取萬畝，以爲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
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

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芓黍稷儗儗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閒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明音資與我犧羊許宜反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曰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毛氏曰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注家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氏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鄭氏曰臧善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田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

擊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爲田畯死而爲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爲樂祖也○
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
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丘氏曰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
喜慶之故也○孔氏曰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
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
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
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

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穀故也釋文齊本又作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子輒反彼南畝田畯子峻反至
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
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
每曰南畝○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
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
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

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
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
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
上下相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
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
農夫敏矣
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
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

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
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
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
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
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
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
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
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氏曰釋水云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毛氏曰京高丘也爾雅云絕高為之京○朱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然也○董氏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孰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耑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耓他丁反○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鎡其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土定故椓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蘇氏曰

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
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
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
孫之意
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
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
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爲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呂
反其螟莫庭反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

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反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
上已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稃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
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毛氏曰實未堅熟曰皁
稂童粱也釋文曰童稂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
節也莠似苗也孔氏曰仲尼之語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
董氏曰莠秕草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
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
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

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穉
幼禾也○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氏曰
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
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皁既皁矣而未黃緻曰堅既堅矣而成
可翦刈曰好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頗粟若擇種去其細粒細禾
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
致之○孔氏曰蟲災禾稺者偏甚王氏曰田穉再生之稺也
去其害苗稼之物而可以畜再生之稺○朱氏曰田祖有神乎則
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

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
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藪
或有之亦人衆覺察必除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瀦特水陂不得生也且
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耕足以勝之蝝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
只於一采邑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爲不難○釋文秉韓
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祈祈巨移反雨于付反我公
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戶郭反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
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雲潤渰浸萬物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孔氏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穧滯穗滯漏之禾穗也○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

祁祁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正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曰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爲利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肇載之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通者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旣足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陷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董氏曰韓

詩作有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釋文渰漢書作黤○孔氏曰定本集注穧作積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氏曰騂用騂牲也黑用黝牲也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爲二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非謂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歛也○孔氏曰時耕者皆以

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王氏曰喜其其趍穫事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爲報董氏曰鄭康成以來方爲四方不知來方禋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無不祭之示受其民而爲之祈福也○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 韐音閤 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氏曰：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孔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駮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蒨。 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赤貌。○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御侮之任。○

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鞸補頂反 琫必孔反 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鞸容刀鞸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鞸今刀鞘也。容者容飾，珌琫即容飾也。 天子玉琫而珧音遙 珌，諸侯璗徒黨反 琫而璆音虯 珌，大夫鐐音遼 琫而鏐力幽反 珌，士珕力計反 琫而珧珌。孔氏曰：珧以蜯，說文曰：珧蜃甲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珧蜃屬，而不及於璗，用其甲以飾物。○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許慎以此證書。 ○王氏曰：鞸琫有珌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永迨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丘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丘氏曰：家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十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學文章威儀之盛以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絶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敎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絶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叙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覯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丘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蓼蕭○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爲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户)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疏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内外異宜也往來異宇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户)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鳴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反)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内也)○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憲法也○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横反)其觩(音虯)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球球然角貌)○董氏曰字書作兕觥其觩說曰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作兕觵其觓觓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

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前漢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兕觥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反鴦於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彊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育種類。呴養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合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恤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鴛鴦在梁。戢莊立反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絶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並棲。一顛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

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絶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
禄艾魚蓋反之
毛氏曰摧莝也○鄭氏曰摧今莝字也○釋文曰摧剉也秣粟也釋文
曰秣穀馬也艾養也○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
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
用其力則加之以秣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
從而可推矣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禄所養也
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
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栢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音亦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頭貌○董氏曰頍者圍頂而結之也禮
緇布冠頍弁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頍弁皮弁也

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
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旨
嘉皆美也○毛氏曰蔦寄生也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
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女蘿兎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
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
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
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毛氏曰弈弈然無所
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
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

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
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女酒已美
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爲
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爲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也言王當所與宴者豈
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曰非他
人也○孔氏曰蔦與女蘿依於松栢松栢存而
茂松栢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栢○蘇氏曰兄弟
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栢耳不見則憂
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
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怲怲兵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
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
類是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
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

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
姊妹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
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
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
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摶而脅之不
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王氏曰有頍
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
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跡兄

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
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
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王氏曰言
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瞎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妒丁故反無道
並進讒巧敗必邁反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
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
子賦車轄孜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
音來括音活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輿也間關設舝也孔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
間關設舝聲也○董氏曰按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間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
以間關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
毛氏曰孌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
會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丘氏曰昏君
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
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

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
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
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
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
雉也。孔氏曰，說文云，鷮長尾雉，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
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辰，時也。○孔氏曰，碩，大也。
○丘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丘氏

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與王宮之貴，宜有碩女
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
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
喜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
歌舞有所不能自已。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
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故云己無賢友，此言無德與女，以彼爲主，故云己身無德。○

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
思叙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爲薪，
其葉湑湑然茂盛。丘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也。
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與昏姻善乎，我得
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口反騑騑，芳非
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
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孔氏曰，四牡之馬，騑騑行而
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歐陽氏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
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
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
首章車舝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
我心矣。○說文曰，印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

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衆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致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常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

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營說文作謍謍小聲也。樊作棥蓋古字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爲藩之物○鄭氏曰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爲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己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

鄉土○孔氏曰樂記說樂之遲去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後漢孔融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
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鍾鼓既設舉醻市由反
逸逸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
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筵藉之曰席

○丘氏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毛氏曰
秩秩然肅敬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孔氏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為殽也○鄭氏曰核籩實桃梅之
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藤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旨猶調美
也孔甚也偕齊一也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
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宮縣皆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去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縣改之矣大射不言改縣者諸侯與臣行禮略

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射射不須改也○朱氏曰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
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
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
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醻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鄭氏曰大

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
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讀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射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
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布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鵠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

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鵠爲貴也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飮豐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去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旣安賓然後設縣以避射孔氏曰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旣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旣旅之後止飮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旣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之旣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旣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

不勝。○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

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旣抗乎。

籥余若反舞笙鼓樂旣和奏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户夾反百禮百禮旣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答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烝進也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相○鄭氏曰洽合也○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

○朱氏曰錫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蘇氏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酤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謂坫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爲將祭擇士故也旣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飮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

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
謂有備樂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
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
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
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
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
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氏曰。以
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

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
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僊僊。(音仙)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
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類禮也。)幡幡失威儀
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
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審靜。)怭
怭媟嫚也。(董氏曰。字書以怭為儀。毛以為媟嫚。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媟嫚

也。)○董氏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
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
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
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
本坐遷徙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
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僊僊
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
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怭怭然而媟
嫚。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氏曰。犯貴朝
廷。既齒從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
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
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讙呶也。(孔氏曰。唱叫也。)僛僛舞不能
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僛欹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
(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傞傞不止
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

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終至於
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飮酒旣失威
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已
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
頹矣。○孔氏曰。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長
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
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
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爲有德。旣醉爲誅以害
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飮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

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
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
所謂旣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
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飮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 匪言勿言。匪
由勿語。魚據反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 三爵不識。矧失忍反
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
之。古之償禮如此。○朱氏曰。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
法也。○式。解見式微。○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
由從也。○毛氏曰。羖羊不童也。鄭氏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
○鄭氏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
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王氏曰。凡
此飮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飮酒
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
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

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
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
也。今反以醉者爲善。恥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
○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之
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
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
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
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
無角之羖羊。責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丘氏曰。此爲飮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

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去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羖

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丈丁寧以戒之也

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沉湎淫泆知是甚矣○孔氏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弗閒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荒邪惡穢雜褻瀆百醜與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則不為百醜無以娛於王反恥而罰之俾之人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興而弗為矣無俾

大旨者謂王于酒荒于色怠于禮廢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為憂幽王則以為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而大怠用以爲戲爲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織巧于情亂匪可以言者則褻而美之用以爲樂慎勿言其非恐懼厥心而弗後肯爲故去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羊羊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公所以自儆也幽王纔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也蓋由諸侯疾怒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焉嗚呼會歌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爲哉

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禽獸也網罟有制罻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

亦不可得恊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帥列長尊乎道德之賓以爲司徒用德罷教以鄉三物爲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衷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虫而不恊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爲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頒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也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潜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頒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鮑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遥反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説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大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衮古本反及黼音斧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

菜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袞，卷龍也。又曰：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菽偏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

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機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爲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董氏曰：載驂則驂四也；載駟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屆，至也。○朱氏曰：觱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覩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知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紓，音舒天子所予。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鄭氏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

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孔氏曰。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王肅、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幐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齊遫。不敢紓緩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亦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袞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

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敍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

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繂（音律）纚緌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繂維之。紼，繂也。纚，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絙。纚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絙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纚，韓詩云，筰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苟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子有憂而無樂矣。○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釋文曰，膍，韓詩作肶。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

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騂騂，調利也。（董氏曰，許慎作觲觲，角弓言用角低仰便也。若作騂，則訓色。先儒以騂取其調利，則字當作觲。觲與騂同音。）○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翩，反貌。○鄭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踈遠，相踈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

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爲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爲
瘉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瘉病
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
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
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瘉者交相惡也○孔
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
氏曰爵禄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
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
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
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
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
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忘怨之所歸禍之所集
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

孔取
毛氏曰饇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
曰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
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孔氏曰此樂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
亦已甚矣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
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
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
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
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猨屬陸氏草木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木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塗泥也附著也
徽美也○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
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
今幽王又踈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
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

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壁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

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可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消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住反驕

孔氏曰瀌瀌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瀌瀌○毛氏曰晛日氣也說文曰晛日光也○蘇氏曰遺子也○釋文曰婁王肅云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呂氏曰見晛曰消謂君子有徽猷也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怨讟消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董氏曰瀌韓詩作瀌○釋文曰見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聿聿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瀌瀌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

復嘆世衰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惡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洸然如雪之見日群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

也八章中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遥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曰王者稱孫皆以上帝爲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王氏曰愒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

無常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

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為乎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節畢，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致以一其趣爲，必有刑以興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知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先王之治，於斯爲至矣。然則衰笠襏襫，則末儀有以見民德之歸壹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

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
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
黃黃狐裘色也王肅曰君衣狐白裘錫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
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
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
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
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
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旣有常言語又有法度
文章○丘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

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
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
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
邑尤甚故擧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
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
言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
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以臺
皮爲笠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
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毛氏曰緇撮緇
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常爲之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呂氏曰君子女
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綢直密
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
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
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

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
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
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鄭氏曰疾
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
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
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爲
瑱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爲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勅邁反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蠆螫蟲也說文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蠍尾末揵其言反舉也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蠆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不假脩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教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

提六軍起鄉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曠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鄭氏曰綠王芻也爾雅曰菉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董氏曰楚辭曰資菉葹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攷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菉矣○毛氏曰兩手曰匊局卷也○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

得之菉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氏曰沐盖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後漢書劉瑜上䟽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勑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韔謂射訖弛弓納于韔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弋是

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爲之緡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想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想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鱮音叙維魴及鱮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

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丘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爲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檀弓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説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共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書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從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林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

事也○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

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

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鎭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彼憂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旣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濕曰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旣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旣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厚則其色能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表記引此不謂矣注謂猶告也)○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産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

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與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于僞反)之作是詩也(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蘖王子曰無易樹子王蘖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蘖也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尊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孔氏曰釋草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孔氏曰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霧集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爲質而露爲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鴆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滮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

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
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說文曰滮水流貌詩曰滮池北流徐鉉曰沱沼之沱
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咀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
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
薪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末燃曰樵○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
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

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烓音恚○
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
桑薪宜爨亨餁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
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照事
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興王
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
大而所爲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
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
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曰懆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懆懆憂貌○王
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
○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
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
念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嘗懆懆然而憂思幽王
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
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
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孚

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詩云很怒也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鶖禿鶖也鄭氏曰鶖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
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
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
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
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祁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疧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令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女何也)○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鴆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緜蠻聲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則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聘禮及射儀皆言士爲紹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曰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貴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悔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能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爲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剌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饔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此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饔也。左氏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褻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爲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馨。言有酒之旨。有殽之馨。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葅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葅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兎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兎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兎斯首。言一兎也。李氏曰。兎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蘇氏

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酢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孔氏曰楚武曰雄以荊楚已幷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群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劃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嶺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閒遠不可接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爲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誦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留之陝降之勞弃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爲遼非也然孔氏

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蹢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蹢皆白豥駭者蹢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蹢疾於餘豕○爾雅曰駭與豥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也謂四足連肸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陰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高山川之所阻雨水之所浸戴瘴未撲病役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

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旣其文而未旣其實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爲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爲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黃華名蔈白華名茇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煮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蔡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葉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于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下，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備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音佩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

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芃蒲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芃，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巾車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曰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武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與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滑氏曰，君臣之分，由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

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自豳來從至于岐山是爲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道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丘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知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亹亹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莆田鄭氏曰陳徧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

(而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莆田鄭氏曰此所以爲徧賜也)○董氏曰亹亹文王集注作娓娓文王按說文娓娓勉也然則字當作娓(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亹字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改之驚俗)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顔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顔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顔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前漢書王褒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鎔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爾雅曰緝熙光也)○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爲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厥

作祼將常服黼冔音甫 況甫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
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禮疏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
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爲送言祼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
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祼將
觀之則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朱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
氏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宗也○孔氏曰
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繡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
止於黼黻一章以表之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鄭氏曰王斥成王○毛氏曰藎進也無念念也
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孔氏曰汝祖文王也○
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
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
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士而膚
美敏疾者乃反祼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
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
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

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
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
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
之亡也

　蓋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藎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
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
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鄭氏曰師
衆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
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
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
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
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王氏曰足乎己
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
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

配天以王。○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恃○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爲監也○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遏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絕也○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允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其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

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協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

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
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
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
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恃如
此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
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
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
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
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
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
氏曰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
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
任從殷商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
行德同志意也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

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
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
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
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
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
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
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
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
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
反之陽在渭子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
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注應劭曰
在郃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
水北爲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

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惟文王爲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爲作合 ○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 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其氣勢 ○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涘則莘國所在也 ○朱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俔 牽遍反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 魚敬反 于

渭造 七報反 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俔磬也 孔氏曰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譬喻也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 ○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 ○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 ○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 方言曰造舟浮梁也 ○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

時未有等制 ○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生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 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 ○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 子管反 女維莘 所巾

反 長 張丈反 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 音祐 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 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 長子長女也 ○朱氏曰行嫁也 ○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 ○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 ○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 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 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 王氏曰言天既

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書言爽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㱿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目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㱿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

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

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騵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緩流爲洋洋。孔氏曰檀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郭璞云駵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

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彌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古花反)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

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蒲剥反)也。(孔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是瓝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郇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孔氏曰漆沮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未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緜緜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孔氏曰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復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

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爰來相宇也）○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曰膴膴美也堇菜也（釋文曰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徒弔反○孔氏曰內則曰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然則堇者其烏頭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餳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云挈刻也詩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

○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孔氏曰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爲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衞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蓺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宣畎導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鄭氏曰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

時從水滸言也孔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豳地今為拘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
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
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
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
○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
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為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反
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
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九言興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
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
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
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
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
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廄庫為次居室為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
俾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
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捄虆也釋文曰劉熙云虆盛土籠也說文曰捄盛土於器也陾
陾衆也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釋文曰度韓詩云塡也○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進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
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如虫之聲則其聲之衆也○董氏曰
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削屢重複削治
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鄭氏曰五板為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丈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毛
氏曰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韓人云為鼛鼓長尋有四尺

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
容築牆之意。○孔氏曰。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
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
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
然。○李氏曰。既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
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削屢馮
馮者。謂牆成脫板。削其堅凸以就平直。○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
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鼛鼓弗勝。則人
自勸功。鼛鼓之節。反弗勝也。毛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
反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
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
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皐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
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
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
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曰。伉。壯也。將將。嚴正也。冢。大也。冢
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
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
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
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 亦不隕韻謹反厥問。柞子洛反
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
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
殄。絶也。慍。恚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

聘曰問。柞。櫟也。陸璣疏曰。秦人謂柞爲櫟。棫。白桵如誰反也。
孔氏曰。郭璞云。棫。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肅說棫即柞也。其材理
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曰。拔拔然生柯
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爲昆
字之誤也。○毛氏曰。駾。突也。說文曰。駾。馬疾行貌。○呂氏
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
大王所慍。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昆夷。
○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
拔然生柯葉。行道兌然成蹊徑。疆理葺治。則昆

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亡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

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
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薄紅反)棫樸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音璧)王左右趣之(七俞反)

毛氏曰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孔氏曰釋木云樸枹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毛氏曰槱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爲璋瓚祭之用璋瓚唯祼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九祭祀贊祼將之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毛氏曰峨峨盛壯也(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之承反)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淠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毛氏曰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鄭氏曰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

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王氏曰涇在周地與所見也。○鄭氏曰淠淠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擢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昭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王也）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爲質也）○鄭氏曰罔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大繩舉網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王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丘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質也）○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效雖文王無爲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戶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

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楛音戶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呂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

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絜鮮貌程氏曰瑟密也○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

黃流不酌於瓦缶則如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賈公彦曰卹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爲卹也

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宣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鴟之類(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雲飛上下自然

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由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孰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丈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曰騂牲赤牲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朱氏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

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佽助○

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
得茂者正以爲民所槱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
以爲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芒回反豈弟君子求
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
○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
幹也可爲杖○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
○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
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
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
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
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大
姒嗣徽許章反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

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
周京俱是地名○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
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
而言其多也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
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大
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
之婦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
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
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
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
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
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
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
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
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

○毛氏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
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
國家。○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
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
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之得
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 於容反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音亦 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
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
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
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
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息，常儆若有所臨。雖
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而不已如是。
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

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
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 古雅反 不瑕。音遐 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
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
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
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
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
入於善。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
入於善。○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
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
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
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
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 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

造爲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斁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鄭氏曰、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

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巳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孔氏曰、定本皇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耆之、巨夷反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音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毛氏曰、式用也、廓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鄭氏曰、謂所歸就也。○

程氏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莆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屛之、必領反其菑其翳、側吏反於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古亂反其栵、音例啓之辟之、婢亦反其檉敕貞反其椐、羌居反

反攘如羊反之剔它歷反之其檿烏簟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
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拔起也屛除之也○毛
氏曰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
斃爲翳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叢密蔽翳
者也○孔氏曰脩理之平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
正直得其宜○毛氏曰灌叢生也栵栭也孔氏曰郭璞云栭樹
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程氏曰行生曰栵○程氏曰啓之
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檉河柳也孔氏曰河柳謂河傍

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赤枝葉似松椐樻也孔氏曰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
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程氏曰攘之剔之謂
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毛氏曰檿山桑也
孔氏曰郭璞云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朱氏曰檿
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串習也○程氏曰夷平也載
路猶滿路也○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
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其刋除樹木而營理
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太王之初也○朱氏曰帝遷明德
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串夷載

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
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
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
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以爲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
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
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
也
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
夷爲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

絶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
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
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毛氏曰對
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
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
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

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閒。○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爲己配，作對，謂大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毗志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畏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丘氏曰，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爲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主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

○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可恨○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先(徂旦反)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虎格反)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于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步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蓋以阮徂共皆爲國會詩之義亦以阮徂共皆爲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伐周文王伐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遠濟乎大難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荅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卻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

曰鮮。孔氏曰孫炎云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
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
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所陟
之岡即爲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
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
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
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
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

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
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
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孔氏曰
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
之所歸往。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
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
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
弟以爾鉤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爲大鄭氏曰夏諸夏也革更
也○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
即崇也○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
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
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
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
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毛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

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
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
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
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朱氏曰不長夏以革
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
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
革兵也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
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

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
以伐爲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
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
業成。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
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
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
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
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
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
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
崇墉仡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
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
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王蒞云，聽鄭任左，故不服者殺而

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氏曰，安安不
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鄭氏曰，類也，禡
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
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
曰，茀茀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
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
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違也。○程
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
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
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
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馘也。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
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
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
者而威德披于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
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
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
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

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温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

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御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尾氏曰齊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趾○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

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磽

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
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
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
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協若然於毛鄭今韻擁畢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擧前二章
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徵擧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
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麀音憂鹿攸
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
○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
墻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文曰囿苑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
麚牝麀○毛氏曰攸所也○朱氏曰經始勿亟
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
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
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
出於君之意則爲勦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

義去於臺下爲囿沼○趙氏孟子注曰文王在
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麀
鹿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退王在靈囿使御非少不驚不退而攸伏者
無害獸之心麀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戶角反王在靈沼於牣音刃
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
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沼池也牣滿也蘇氏曰牣充也○鄭氏曰鳥
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

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
也於牣魚躍者魚驚則潛今切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鄭氏曰麀鹿之
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
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
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容於音烏論鼓鍾
於樂辟音璧廱
毛氏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
也鄭氏曰虡也栒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

植木其上有横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横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爲之飾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

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韗人云鼖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云大鼓謂之鼖是也亦鏞大鐘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蘇氏曰論講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内有孔此水亦圓而内有地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宫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說者以廱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典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爲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壁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廱大射養孤之處

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蘇口反奏公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釋文上林賦曰埤曰鼉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爲鼓可知矣○毛氏曰逢逢和也鄭氏曰九著云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聲使鼓瞍爲之公事也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纘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太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亦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

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愼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氏曰烝君也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欥詮詞也從欠從日詩曰欥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毓引詩曰欥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淢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匹人云成間有淢淢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淢爲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爲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己之所欲也述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毛氏曰翰幹也○呂氏曰文王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爲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壁）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

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邰、而公劉則居於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 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 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雖貽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illegible]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illegible]致太[illegible]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illegible]以[illegible]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illegible]於祖[illegible]其[illegible]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illegible]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真慎反)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禖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鄭氏曰弗之言祓(音拂)也(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祓除其心周禮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云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拂柩皆祓除凶惡之義祓與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稷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王氏曰繇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莆田鄭氏曰民頼五

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祈郊禖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

以歆郊禖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
育是為后稷戴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
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
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
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語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
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
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
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面支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勅宅反不副孚逼

反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
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
彌終也莆田鄭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
氏曰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達
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
羊曰羜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从羍从辵○孔氏曰羊子以生之
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
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堛之是堛為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
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
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
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其
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
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
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
生是子也
誕寘之豉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
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
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
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
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
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
又為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
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為

遇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爲異也。則又誕寘之寒氷。○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毋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氷月。故得棄之氷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寘之寒氷而鳥覆翼之。則爲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訏。(況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其宜反)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唪唪。(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訏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匐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岐嶷嶷。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旆旆揚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穟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家容也。)唪唪然多實也。○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后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

鄭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擧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嶷作𡾊。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叔或作菽。○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穟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唪作菶。說文亦云。唪字讀若瓜瓞菶菶。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茀(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營井反)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也。)○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爲房。○朱氏曰。

苞甲而未坼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褎漸長也毛氏曰褎長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穟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栗其實栗栗然孔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蘇氏曰栗不秕也○長樂劉氏曰栗謂收及時而栗澤郃姜嫄之國也釋文曰郃今京兆武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

○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殊不知壤細即能蓄殖粒之大者無過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生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總之○朱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氏曰郃國應自有君此或絶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郃爲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

釋文曰苐韓詩作拂

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穈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草穈作虋音同郭璞云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虋音門恒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作亘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郃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蓺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穈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

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抒食汝反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抒取出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淅星歷反米也孔氏曰淅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溞蘇刀反洮徒刀反烰音浮。鄭氏曰惟思也。蕭艾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牲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郭璞云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為羝也畜許又反羒符云反牂子郎反牡音母軷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孔氏曰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體轢上菩音負又音倍芻初俱反轢音歷瘞於制反傳火曰燔孔氏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之炙肉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羝以犯軷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也。董氏曰韓詩作或舂或抌故鄭衆於舂人引此為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舂或抌。說文曰舀抒臼也以治切詩云或簸或舀。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乞反于今。
毛氏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為薦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湇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

菜湆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祇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禮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曾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之後。況主堯祀者堯實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

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亶時。○李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韋鬼反 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音苟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祈黃耇。而曰尊事黃耇。養老乞言。則誤也。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徒端反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仍禮反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豳風。○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擇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

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蹴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

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

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

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坐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踧踖之容也。)○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從鋪設促處。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醓(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畧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謂之斝者。明堂位注謂畫禾稼也。)○蘇氏曰。醓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韭葅則醓醢也。○孔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醢所以擣殖。禮籩豆偶有醓必有葅。醢人云。朝士之豆韭葅醓醢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臄。函也。(孔氏曰。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擊鼓曰咢。(孫炎云。聲驚咢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

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所加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殽定本作嘉書。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鍭(音侯)既鈞。(規旬反)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

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鏃作木反翦羽謂之鍭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鍭○毛氏曰鍭矢參亭孔氏曰鍭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約亭故言四鍭旣均○鄭氏曰舍釋也孔氏曰釋謂旣射放矢也○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鍭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朱氏曰旣燕而射以爲樂也孔氏曰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

此兩章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酬尙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旣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

薄矣

敦弓既句古豆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又曰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斯彀○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索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丘氏曰四鍭如樹言皆著於鍭如以手植之也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

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

四鍭旣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醹厚也說文曰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孔氏

曰祈訓爲求○黃耇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爲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李氏曰成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求黃耇也朱氏曰祈黃耇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欵識多此語如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耇台背湯來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

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焉丘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無所施爲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湎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熟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爲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

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親是指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殽俎實也孔氏曰殽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其次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貫女以爵罰女以無肴○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

使之永作明君也。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叔反 公尸嘉告。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朗明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高朗而又令終，所謂收好德考終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令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

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絜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絛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其事之人。○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撿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絜清而美。鄭氏曰，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諱，而爲之也至美，與執爨踖踖，爲俎孔碩，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 永錫爾類。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以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董氏曰，壼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孔氏

日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于眷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鷖(於雞反)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祈支反)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衰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

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鸍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鳧屬(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鷖鷗也)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為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于僞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為猶助也(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之與反)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

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爲渚 處止也○滑解見

伐木

鳧鷖在潨在公反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

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 宗尊也○莆田

鄭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 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 旨酒欣欣燔炙

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亹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 熏熏和說也欣欣

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今王自今無有後

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 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音又

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

位之人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毛氏曰

申重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

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

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

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

作嘉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

反 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

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孔氏曰君諸侯也

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

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

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

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

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 率由羣匹受

福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

田鄭氏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揔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不解（佳買反）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者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丘氏曰諸侯也。）○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塈息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

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史記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埸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餱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毛氏曰輯和也○
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曰戚斧
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音祕○朱氏曰方猶始也○
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犇
於戎狄之閒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
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

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
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餱糧思
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
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
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
且以爲在邰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
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
國語史記叅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
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

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
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公
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
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
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
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
陟安化反則在巘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

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盧井巘小山別於
大山也孔氏曰郭璞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舟帶也下曰鞞上
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鄭氏曰廣平曰原厚
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
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公劉之
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
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
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

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巘本又作甗

蹻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閒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横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覯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蹌蹌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羣)

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旣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誘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旣成則治其田原旣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恒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漑○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旣言旣庶旣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旣遷復輯其民是爲旣庶旣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絶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揔叙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㴱地日以廣矣○孔氏曰職

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㴱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吴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厓也○鄭氏曰芮之言内也水之内曰隩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輿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泂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餴餾也孔氏曰孫炎曰蒸之曰餴均之曰餾說文曰餴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朱氏曰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罍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鄭
氏曰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
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
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溥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朱氏曰豈弟
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
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
作票曰本亦作飄
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
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
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
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

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奐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奐優
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
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
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
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
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
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
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
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
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昄(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
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
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爲天地山

川鬼神之主也。
主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爲百神之主而
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
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
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
氏曰：茀，福；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
常享此福也。

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
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
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
方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
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
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

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
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
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
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
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
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固從可以爲
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
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
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
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

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
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
綱。
毛氏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鄭氏曰：令，善也。
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
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
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蘇氏曰遠之則有令問近之則有令望○陳
氏曰爲四方之綱紀
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問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
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
翽翽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
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朱氏曰鳳皇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
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
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
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
萃聚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綏
之

亦傅于天言布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
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孔氏曰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
鳳凰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
○孔氏曰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
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
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
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
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
亦足以待賢者矣
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
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盛雝雝喈
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
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

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矣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蕩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宋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本

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憯，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

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揄伽也，順伽其近者。釋文曰：伽揄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注以能為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縱而不遏，其為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音昏怓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

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
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爲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

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音遣綣起阮反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百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但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
依也亶誠也○鄭氏曰卒癉盡病也猶謀也為
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
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
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
哉吾出話以誥之厲王不以為然而且肆於民
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
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
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偽何所不至

哉(朱氏曰其心以為不復有聖人恣己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
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
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
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
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
以震動周室無為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
(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為欣欣然不懼)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

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
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
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反)我
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謡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者與執政公卿言
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
曰責其用事之臣)○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芻
蕘薪采者○鄭氏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

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
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
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囂囂自
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
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子蹻
蹻(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反)
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蹻舉足高也以)

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熇熇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熇熇火熱貌○蘇氏曰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閑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旨

天之方懠才細反無爲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懠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形體以順從於人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㕷念屎說文作吚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畏禍故也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王氏曰

二百七十三　讀詩二十六　四十七　吳仲

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困詔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氏曰攜取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晉泰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

三百八　讀詩二十六　四十八　吳仲

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德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衍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愼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儘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體著萬物鑒察只在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 唐黨反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彌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咨商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市林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辟多邪僻烝眾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為無所歸咎之辭而卒

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眾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 蒲侯反 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 他刀反 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掊斂好勝之人也彊禦掊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 直類反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 側慮反 侯祝 周救反 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曰女為人君以秉義類為事乃彊禦多懟者

忠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爲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群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已。○釋文曰作本或作詛

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聞規諫謾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毛氏曰炰烋猶彭亨也。(鄭氏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無背無側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湎沈湎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湎然齊一之稱)止容止也。○陳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汝沈湎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法也。○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呼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蝘也(音偃)。(孔氏曰釋虫云蜩蜋蜩螗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爲蝘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奰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孰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

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紂竭反）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顚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絶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絶○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旣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爲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巳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以有稜故士隅廉）○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

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修飾愚以求免其時
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强也人君爲政無强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蠻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

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

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

爲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爲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崇尚者○毛氏曰淪率也○

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厭弃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也○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逷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愼則君臣相滔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爲潔除以爲民之章脩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洒埽庭內只是脩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脩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

○王氏曰用逷蠻夷而逖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王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愼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

○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讎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揜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

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絶也

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顔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愼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

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内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

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愼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横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

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

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

拳拳不能自已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乎音烏 呼音 小子，未知臧否。音鄙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音帝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令人去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朱氏曰，

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

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 我心慘慘。七感反 誨爾諄諄，之純反 聽我藐藐。美角反 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

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

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令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音況塡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也瘼病也○孔氏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採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庇蔭而瘼矣王失德剝喪無以庇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塡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兄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兄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釋文曰兄本作況○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愴則滋久也號天而訴之也○鄭氏曰倬明大

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
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
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
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
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
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
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鄭

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禍以爲燼歐陽氏曰皆爲灰燼○
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
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
養○王氏曰欲避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
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耳而果何所往也
○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咎於上
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
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
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剌禍由王致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自
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毛氏曰宇居僤厚也圉垂也○鄭氏曰辰時也
痻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
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

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
數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
垂甚勞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毖愼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
序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
熱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爲謀
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

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敘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鄉也僾唈也荓使也○鄭氏曰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唈者風唈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唈而不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苟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惟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剌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然與此贅同)荒虛也○朱氏曰旅與膂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王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猷于衆考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爲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不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

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甡甡衆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羣耦行甡甡然衆多○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麀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爲善爲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

聽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旣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瑳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旣之陰女反予來赫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巳爲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巳作爾歌矣言巳得其情其事巳著明不可掩覆也

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

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飢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弃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

言王之所以疎弃君子者由小人之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僚輩言以友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

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祀之廢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王氏曰神旻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

（雷非雨雷也。）○鄭氏曰。爲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瘞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旣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王氏曰。旱旣大甚。則不可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孑然孤獨之皃。）○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蔭而處。（陳氏曰。未知死所也。）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曾無親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古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旱旣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

○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若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弃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憯曾也○鄭氏曰

瘨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酉○鄭氏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掌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

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橫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黃書李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爲無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進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釋文曰里本作瘇爾雅作悝爾雅釋詁云悝憂也○郭璞曰注詩曰悠悠我悝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弃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卬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侯褒(保毛反)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

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亹亹勉也纘繼于於法式也申伯亹亹

然勉於德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爲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各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王氏曰爲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曰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毛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傳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又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略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頷之金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實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王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

得爲己。其聲相近。故變申之女。如彼己之己。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踐淺反）于郿（士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粻（音張）。式遄其行（市專反）。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日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曰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徒行者。御。御車也。○朱

氏曰。嘽嘽。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

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法彛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假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
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
下保玆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
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
勉也○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
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
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
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
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
也此章蓋備擧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
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
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
爲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
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
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
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古者表率
儀法之謂也保古者保其身體傅之德義之
謂也此章蓋備擧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夙早也一人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
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

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
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
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
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己事豈爲治
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
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
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
其主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恒性。莫不柔者則茹食
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
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
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
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
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
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

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
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
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
毛如字。宜也。鄭作儀。○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
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衮冕者
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
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
其德如是。故能補衮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
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
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
齊也。○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
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
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獻公元年徙薄姑
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旣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相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遺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爲侯伯也○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欽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晫○陳氏曰梁山禹治水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榦作

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去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旣命之纘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旣戒以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音弗錯衡玄袞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錫音羊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

金厄。毛氏曰。脩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氏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朱氏曰。覲禮執圭贄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旣以入覲于王爲行享禮。介圭則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爲旂。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禫所乘也。禫將即吉。尚以漆爲茀。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孔氏曰。玄袞以玄爲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曰。馬鞅鉤以金爲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

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毛氏曰。鞹革也。鞃軾中也。孔氏曰。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横木可憑者也。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孔氏曰。幭。禮記作幦。周禮作複。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大複。幦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幦是覆蓋之名。覆在軾上也。○鄭氏曰。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孔氏曰。轡首謂之革。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緜後建之。簟茀在後。衡在左右。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 顯父音甫 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薄交反 鼈鮮魚。其蔌音速 維何。維筍恤尹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餘反 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犯軷也。旣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鄭氏曰。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毛氏曰。蔌菜殽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

深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姞其一反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况甫反。魴音房鱮音序甫甫。麀音憂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毛氏曰。姞。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訏。大也。甫甫然

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曰。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熊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楊州在淮南楊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
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
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里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曾傳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武
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

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
○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
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去禹貢
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
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
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
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
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

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
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
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
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
則也○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
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
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
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
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
○鄭氏曰滸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
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
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

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當繼召康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存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爲也。○毛氏曰：考

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大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戸剛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爲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爲司馬。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鄭氏

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令。○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音繹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紏緊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虓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也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鸇之類摯摯衆鳥者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長似之也○毛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止○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鄭氏曰既來巳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者此也○劉

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勑留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爲君故使邦靡

有定而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蚩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

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爲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爲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

是聽也。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滿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鞫窮也。○毛氏曰、忮害、忒變也。○鄭氏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忮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鄭氏曰、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乎、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又的）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

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治、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忠賢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烖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幾近也。）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反）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觱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

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鞏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章句從毛 鄭分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喪亂也瘨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　朱氏曰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音律）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內椓夭椓也○朱氏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蘇氏曰昏椓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

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音羔）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簟反）兢兢業業孔塡（音塵）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訿訿然以苟訿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曰小人在位自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

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
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戶對反）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
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
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草也。）○
王氏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
○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
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皮賣反），
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
朱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
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鄭氏
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
御七。○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
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
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
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
精粺，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

況，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
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
之事，而日滋日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
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烖（音哉）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
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
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

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尊益大之，是豈
不烖我躬乎。（鄭氏曰：是不烖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
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
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李氏曰：維今之
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illegible]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切以為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二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雝和相助也○蘇氏曰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

廟之事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見尊奉也○朱氏曰斯語辭也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

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
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
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
我旣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
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
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
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

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
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
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
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
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
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音召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
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
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
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

肇禋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
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
矣。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
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踰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

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衆之不缺)。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

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

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彊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如字)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勃海胡氏曰荒奄也大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靖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繼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未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万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

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
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
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
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
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
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

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
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歆饗之）
時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
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
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
○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
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
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
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
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
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
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
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
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
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
來柔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
○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

警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藏之與

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

（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鍾鼓喤喤（華彭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字）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

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爲覆覆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

○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愼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詩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唯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承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以來牟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己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
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
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
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
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唯戒諸侯之
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

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餘
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乞反用康年
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子踐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
卿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
也○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
賜也○鄭氏曰咨謀茹度也○朱氏曰保介者
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
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
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
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暮春
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
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
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
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

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曰將大
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王氏
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毛氏
曰庤具錢銚孔氏曰說文曰錢銚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銚鎛鎒孔氏曰李
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
入苗間銍穫也孔氏云說文曰銍穫禾短鐮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
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
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
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旣錫爾成法有

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年大受其明（朱氏曰來年當夏而熟）○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庤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已觀銍艾矣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於其反）嘻（音僖）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并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爲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步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蘇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爲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廱○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

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憶昔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爲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可也以祈爲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爲報歟○鄭氏以秋冬爲烝嘗挾祖歟以爲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爲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醴音禮烝畀必寐反祖妣必履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朱氏曰亦助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

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王氏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爲此酒醴者進與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

懸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古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爲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爲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縣○鄭氏曰田當作輮輮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輮注云爲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爲輮)鞉鞉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柷木控也圉揭也(孔氏曰樂記有控揭之文言木控者明用木爲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桶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遂併而吹之(釋文曰遂字又作篴○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喤喤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廷業虡鼓磬柷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尤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虞夔述舜樂亦曰虞賓在位蓋以此爲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歆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

鮪鰷音條鱨音甞鰋音偃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糝也○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鄭氏曰鱣大鯉也鮪
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太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太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壁公天子穆穆
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
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
以繁祉既右音祐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
○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
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
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
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

子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
也○陳氏曰孝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
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
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
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
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
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
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

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
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
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
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
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
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
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
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
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入反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鶬鶬鄭云聲和也。○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陟角反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

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
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
之○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
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鄭氏曰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
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
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
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
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

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什方張氏曰自昔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
受之勝殷遏於葛反劉耆音指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

○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
基緒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
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
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
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遙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音奐)。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爲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

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凉薄，若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玆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

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符弗反時仔音玆肩古賢反，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旣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曰有所就

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祕，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不愼，後爲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
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毖愼也○鄭氏曰懲艾也荼毒肇始允
信也○王氏曰荓使也蜂之爲物善辛螫毛氏曰荓
蜂摯曳也○孔氏云釋訓作甹夅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擊曳入於惡也○毛氏曰
桃虫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機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
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云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鄭氏曰拚飛翻飛
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

○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
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
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
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
矣畏愼後復有禍難○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
曰予其懲於此而愼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
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彼挑蟲拚飛維
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
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之雛飛爲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爲
鼠後爲虎不必謂挑蟲化爲鳥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多難而
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
信管蔡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
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
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此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
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
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
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勅感反
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
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反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鹽反
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載穫濟濟有實
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有飶滿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其馨胡
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是除木曰柞 ○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
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 ○毛氏曰主家長也
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大也旅者衆子
弟也○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孔氏曰謂其人強治一夫之畦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 以謂閒民今時
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
所左右 ○李氏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嗿衆貌

○鄭氏曰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
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
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
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
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
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行饁爲夫
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
○毛氏曰略利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俶
爲始載爲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

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
繹云生也○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言
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 ○蘇氏曰緜
緜詳密也○毛氏曰麃耘也○蘇氏曰濟濟人
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
也○孔氏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
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
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
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

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前曰千
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
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孔氏
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飶芬香
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 胡壽也○李氏曰
胡考者耇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耇孔氏曰謚法保
民耆艾曰胡 ○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
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
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

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畟畟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丘方反及筥其饟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黝其鏄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薅呼毛反荼音徒蓼音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反積子賜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虯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畟畟猶測測也孔氏曰是用利之狀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

文云薅拔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荼但云苦菜莫詳其爲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毒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亦一驗也。毛氏曰挃挃穫聲也。王氏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捄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犉作犉曰本亦作犉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紑音浮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音茲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五告反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章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鄭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鼒○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鼎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觩然說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讙譁不擻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光觵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旣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明篇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報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嘆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猶養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

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成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馬嫁反)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爲注○鄭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婁(力住反)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婁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

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闕之。孔氏以般學也。爲序文。曰定本般學爲鄭注未知孰是。○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王氏曰嶞山謂之嶞山嶞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裒時之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烈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駉古螢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

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冊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芣苢傳曰薄辭也○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黃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十六匹爲一廄每廄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

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体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

騂是騂爲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倉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驒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鬣馬之駿也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騮是色名說者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駁馬故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毛氏曰善走也○鄭氏曰斁厭也無厭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曰驔孔氏曰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王氏曰思無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繩證反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駜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駜也○孔氏曰四馬曰乘○鄭氏曰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明脩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鷺羽之翿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胥

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諭羣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閒郭璞曰今之鐵驄也）○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閟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或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然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雖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對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

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茷茷飛揚也○李氏曰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
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
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
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
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

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
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
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
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茆鳧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鄭
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
曰醜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
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

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用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李氏曰一章
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
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
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户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
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戚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
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

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
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
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
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
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
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伐有
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

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攘而逖之也○蘇氏曰古狄逖通○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譁也○王氏曰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訩和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音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觩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弦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爲束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个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蘇氏曰搜矢疾聲○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于嬌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勑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氏曰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王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

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
遺也南謂荊陽也○鄭氏曰荊陽貢金三品○
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
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蘇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閟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

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徵力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
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
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
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
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
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
興○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
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閟深閉也毛氏曰閟
閉也○毛氏曰侐清淨也○蘇氏曰實實鞏固也○
毛氏曰枚枚礱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鄭氏曰彌終也
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
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
子不遲晩○毛氏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孔氏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晩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穋○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
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

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邰也○鄭氏
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
洪水爲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
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
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
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
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

氏曰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旣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太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太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旣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導江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幷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推公侯皆方百里居)

上等爲○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
○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
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
擧春秋以明冬夏○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
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尊
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
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
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
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
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

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
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
涅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
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角
爲其觸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言
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
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

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
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赤特也○孔氏曰將將盛美
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阮
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
爲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
翠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
字也○毛氏曰毛炰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
而炰之也○孔氏曰胾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

羹也孔氏曰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
之鉶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
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房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
是半體可知○鄭氏曰萬舞干舞也○毛氏曰洋洋
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孫得享其福○
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毁壞
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
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

○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公徒三萬貝冑直又反朱綅息廉反烝之升反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縢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弓束以綠繩縢謂約之以繩非詘縢爲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冑貝飾朱綅以朱綅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一名荊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

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從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落反是尋是尺松桷音角有舄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桷榱也孔氏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

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武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章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 於宜反 與 音余 那與置我鞉 音挑 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 古雅反 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 音亦 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鞉與鼓也 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

○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 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

以鞉將之在云鞉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鞉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鞉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衎樂也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董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爲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丁蒲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爲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王

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朱氏曰庸鏞通○鄭氏曰萬舞干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悅懌乎言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

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湯其尚顧予
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毁其廟。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毁。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毁。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毁、宗而復毁、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戶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祁支反 錯如字、又采故反 衡、八鸞鶬鶬。七羊反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 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湯之後世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

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昇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祭昇祖妣。古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和也。○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毛氏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軝、轂飾也。孔氏曰、軝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軝。○歐陽氏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

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孰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毛氏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芒芒大貌。○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

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毛氏曰九有
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孔氏
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
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
糦韓詩云大祭也○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
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
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
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
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

○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
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
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
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
般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
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
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
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祈祈
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毛氏曰

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
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如衆
水之赴河王氏曰景與既景乃岡同意員與聊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
○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鄭
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荷通
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
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
序以爲大禘之詩也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
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
亦名禘也○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
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
商家之德也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
祥矣○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
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號爲王也○朱氏曰玄王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蘇氏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嘗中衰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也○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假假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李氏曰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

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旌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絿，急也。

優優，和也。遒，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大；厖，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以爲湯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朱氏曰：駿厖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毛氏蓼蕭傳云：龍，寵也。○孔氏曰：荷天之榮寵。○毛氏曰：戁，恐；竦，懼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

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

以乙卯士

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音佐）右（音又）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

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裒（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

罙入其阻裒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適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氏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氐羌遠夷一世一見於王）○王氏曰荆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旣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於女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韋反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來君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荆楚旣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歳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於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梴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朱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六經遭秦火多斷缺惟三百篇幸而獲全漢興言詩者三家毛氏最著後世求詩人之意於千百載之下異論紛紜莫知折衷

東萊呂伯共病之因取諸儒之說擇其善者萃爲一書間或斷以己意於是學者始知所歸一今東州士子家寶其書而編帙既多傳寫易誤建寧所刻蓋又脫遺其友 丘漕宗卿惜其傳之未廣

始鋟木於江西漕臺　伯共自
少年嗜情道真涵泳聽涯至以此
得疾且死六經皆有論著未就
獨此書粗備誠不可使其無傳
雖　伯共之學不止於是然使
學者因是書以求先王所以厚
人倫美教化君子之所以事君
事父則於所學之門豈小補
哉淳熙壬寅重陽後一日錫
山尤袤書

詩童子問二十卷

（宋）輔廣撰

元至正二十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詩童子問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輔廣撰。廣字漢卿，號潛菴，其父本河朔人，南渡居秀州之崇德縣。初從呂祖謙遊，後復從朱子講學，即世所稱慶源輔氏也。是編大旨主於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故曰童子問。卷首載大序、小序，採錄尚書、周禮、論語說詩之言，各為注釋，又備錄諸儒辨說，以明讀詩之法。書中不載經文，惟錄其篇目，分章訓詁。末一卷則惟論叶韻。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有胡一中序，言問建陽書市，購得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童子問於下。此本僅十卷，不載朱子集傳，亦無一中序，蓋一中與集傳合編，故卷帙加倍。此則汲古閣所刊廣原本，故卷數減半，非有所闕佚也。其說多掊擊詩序，頗為過當。張端義貴耳集載陳藻送廣往考亭詩曰：見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似頗病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然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謹守師傳，分門別戶，兩宋以後亦不僅廣一人，不足深異。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糾其注周頌潛篇不知季春薦鮪為月令之文，誤以為序說而辨之，則誠為疏舛。蓋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久矣。廣作是書，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經據古為長也。

詩童子問者濬菴輔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辨言於前復備錄詩序辨說於後

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曩於槜李潮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祕術殊有負著述之本意今閩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于上而附童子問于下粲然明白作而嘉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

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忝安徽序其端敢不拜稽盥手而敬書之至正癸未秋九月甲子後學會稽胡一中謹序

丁丙

朱子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旣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旣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旣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敎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敎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

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十五國風地理之圖

門人 輔廣 學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illegible]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悲愛惡欲皆情也形見也 [illegible]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永長也 [illegible]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illegible]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illegible]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illegible]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illegible]

[illegible]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illegible]

[illegible]

以例其餘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福鳳反○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發其上也凡以風刺[illegible]者皆不主其政事而主於文為不以正諫而諫[illegible]風之發物被此此心而正上以[illegible]辭風之一字有此二義止人刺[illegible]變風亦闕有也亂者下以風於[illegible]發有此二義不兩然皆有殷見[illegible]物彼此無必而能有所變故是[illegible]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周公時詩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如此說則衰世之詩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有其風俗

審故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變之識歷無明文可考今始從之其河疑者非於本篇云

【[illegible]】此一節則又言風雅之變國之風興大小雅明風俗同然正變之說詩有十三篇陳諸侯以其明文可考但於本篇之類而言之蓋指其變者之作也故說又變舊詩今且從之所錄三篇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國史[illegible]詩或出於國史之所作[illegible]

詩之人曰初不曾言純總計人之情性作今乃云然故以爲文理不通又小序中事有家古刺令之說方恐至所謂達可事變諸貝情各者而失文史已提事若賢之之迹兆美之義則國史史之矣史氏得詩非廣其事然豈良焉可有令小序之首男也此正如左八衛所叔亦人為之賦使人國人為之賦義為之南此史是國史之事門不然此有左氏國記其事而引詩以為之謂臣宜有吟詠情性以風其上之事哉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在禮義者性之詩也[illegible]

有人如者此篇至是不緣[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illegible]

審無冀題之名義然只及前說上載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illegible]

【[illegible]】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illegible]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之言所以記聖賢之序本如此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之於此乎與夫御子之說皆是則詩之至也一句夫詩之作所由來遠矣見於經者則於實是之實獻至夫子而刪取夫三百篇者乃詩之情故為不至於是則學之復而後世作者師之則類之不足以觀矣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乎而後之學者可以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美教化者乎而後之人請之以又可以怨而至於事矣若四方之至而後之觀露之形則因無益於事矣若夫哀窮悲思之情形之於言歌之於聲樂則又並賛益也夫子之言其嘗切於人亦深切矣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所以言志者宮商角徵羽也以十二律和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宮商角徵羽清濁高下之節又以律旋相為宮也以之上下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正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其聲也和而不流樂而不淫依律而和之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和矣以其和也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古者作樂之本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師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者蓋以中和之德為之本以律呂之聲為之音節也又曰六詩之歌以六德為本以六律為音是無六律則無以為之音節六德則為之本也其詩之言必本於六德而中和為之本也六律之聲以中和為之音節其言詩之本末足以盡之也故先王之教所以為詩者本於德而成於樂其所謂詩之言不過呂者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樂記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穎達云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分之一節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之時得其正而雅頌各得其所也其風則十五國風當時王者所採之詩皆可施於禮義但當時詩之次第錯亂孔子正之而已未嘗刪去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集解云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illegible]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五章白圭 [illegible]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故以二言質之夫子 [illegible] 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 [illegible]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illegible] 以引此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illegible]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illegible]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 [illegible] 逆志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

[illegible]

○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illegible]

○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

[illegible]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爲高叟之固哉

[illegible]

○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

[illegible]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illegible]

○上蔡謝氏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

[illegible]

此耳又曰讀詩全在諷詠得之以興起其情則六藝有所自分明諷詠使詩篇自然熟則意可了詩說此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著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illegible]平讀[illegible]只[illegible]道[illegible]先生不說[illegible]之[illegible]便[illegible]人古得[illegible]思之[illegible]食去也傳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亦[illegible]諷誦之耳

詩傳綱領 畢

詩傳童子問協韻考異

古東陽[illegible]編

門人 輔廣 輯錄

周南

關雎 采之 采舊叶此禮反永嘉陳壎云按禮當作履古音謂禮爲履所謂禮者履也吳氏用古音今韻書禮履不同韻若用禮字恐人讀即與下支字音不叶故從履字之爲分韻人後凡同音者放此後請問者不敢遂改從履字其來久矣並附于卷末

召南

行露 角 角叶盧谷反後本作[illegible]去聲字古說文本作[illegible]二字不同音 騶虞 五豝 豝叶[illegible]

邶

谷風 荼苦 當爲良[illegible]涇以 [illegible]出今原[illegible]

[illegible]新臺內至京兆陵陽[illegible]六字出今[illegible]入 我肆 肆叶[illegible]反若[illegible]叶音至反 合叶音

鄘

桑中 采麥 麥叶訖力反 [illegible]

鄭

溱洧 秉蕑 蕑詩注采作秉

齊

東方未明 令之 令叶力呈反 是夜 [illegible]

魏

園有桃 行間行陸 音下孟反

唐

蟋蟀 其外 吳氏據書望作戚

秦

小戎 驂驪 叶居裝反又居錄反陳云二居字皆當作丘 [illegible] 叶前後倒 玄用袪字叶若用居字切不同 [illegible] 其總 [illegible] 皆當作 [illegible]

陳

宛丘 之湯 陳云 [illegible] 當作 [illegible] 之上 [illegible] 當作 [illegible]

月出 心慘 當作懆 [illegible] 七到反 [illegible] 本音 [illegible]

檜

匪風 [illegible] 當作 [illegible]

蘊結 叶 [illegible]

小雅

天保 之恒 古登反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陳云當作 [illegible]

南有嘉魚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不上 [illegible]

采芑 [illegible]

[illegible] 或曰 [illegible]

小旻 以敗 [illegible]

巷伯 有昊 [illegible]

大田 祁祁 [illegible]

賓之初筵 [illegible]

瞻卬 反收 [illegible] 式 [illegible]

大雅

[illegible] 不識 叶失志二音陳云 [illegible]

[illegible] 來嬴 [illegible]

[illegible] 京師 叶 [illegible] 高山 [illegible]

[illegible] 鮮 [illegible]

[illegible] 方 [illegible] 殺 [illegible]

[illegible] 報 [illegible]

[illegible] 虞 共 [illegible]

[illegible] 威儀 [illegible]

[illegible] 卿士 [illegible]

魯頌

閟宮 有駜 任任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閟宮 臧功 古 [illegible]

商頌

長發 不動 叶 [illegible] 反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當 [illegible] 二字

詩傳童子問協韻考異 畢

朱子詩傳童子問師友粹言

門人　輔廣　學

讀詩法

讀詩正在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正如自家作此詩相似自然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今公門讀詩只將兩三句包了如作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須逐日只睚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只是自將己意去包籠他且如人入城郭須是入那城裏去看他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門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且如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須是見得他周旋曲折所以感發人之善心底意眞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始得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女曰雞鳴雞既鳴矣可以興矣士曰尚旦也子起視夜則明星尚爛然也不成又去睡於是將翔將翔而弋鳧與鴈觀他意思如此之好眞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再三嗟歎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有詩不須得着意去裏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自云頻泉之竭矣不自云中四句吟詠者久之詩可以興須是反覆熟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之不可為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覆玩味庶不費工夫也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先生大聲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

先生問潘子善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先生云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其註解訓詁字字分明只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要去討議論往往裏面曲折未曉旁緣見得便自虛說耳恐未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

林武子說詩先生曰不消恁地求之太深它當初只是平說橫看也好豎看也好今若是要討路子去裏面尋却又怕迫窄了

看詩理義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尚做得不好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二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說得那人着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子了又須識得它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象如此他裏好處全不曾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粘所以乾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無自立說只恁地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得那箇詩之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這道理盡洗去公那心裏物事使渾然都是道理

横渠曰讀詩先須識取六義而優游涵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布置立說

因問學者每日誦詩每篇讀得幾遍答曰也不曾記只是覺得熟便止先生曰便是不得這箇須是熟讀文義都曉得了卻涵泳讀取百來遍方得意思方自見怕見公等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不曾見得那好處讀到精熟處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禾種子既下得種子須是討水來灌養他討糞培擁他與他鋤耘方好正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底工夫所以意思都不生[illegible]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又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又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便是大不敬讀書須是除了那走作底心

論樂[illegible]詩

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發於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之誠以詩之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之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亦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畫餅之譏乎故愚嘗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樂者其末也末雖亡而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然後聲為律身為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

[illegible]卿家今樂工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可

譏後以文王詩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
其詩想亦各別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故邶鄘衛各有所係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也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論韻

詩之音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註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惟庚寅吾以降又重之以脩能紉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

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辭協韻作某人名刻在漳州問先生說詩率皆協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歌自然協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協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篇底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歎即和聲也李守約云吳才老自有詩譜專理會叶韻字

論孟集註中有吳氏者即才老也

問詩叶韻有何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

吳才老補音補韻其說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侮烝也無戎才老無尋

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去乃知是叶韻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其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

或問吳氏協韻何所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不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詞天問見一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户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合然吳氏豈不曾

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常棣伐木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𡙇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爾辟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戎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又如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叶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户禮運孔子閑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彖辭文辭皆韻語也吳才老這詩叶韻成或不好則好只是都變了這一部詩也

協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頭如舜華其第二句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

玉瓊瑤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剏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盛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

雜論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詁訓名物一項是文體遂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底方看得

或問先生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呂伯恭風雅之正為經風雅之變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則經也如後人反騷與夫九辨之類則傳耳

先生與吳伯豐書云詩傳中有音未備者以經統辨其次者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然此間亦無精力辨得只煩伯豐為編集其例如後　周南樛木樂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之下）鄘載馳無我有尤（尤過也三字合附鄉人字下以本字為句讀難亦入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之下）王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矣（在淑字之下在賢字也）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之恐有已添者却删也

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眷言黔首桑柔篇第二章注中略已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着於補脫卷中却删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詩傳中或只姑從且從其說之類皆是未有所考

或問中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是還只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傳說皆是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說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之類皆只是歌頌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說多難信如晉范宣子責姜戎不與會姜戎賦青蠅而退既說言語不同又却會恁地說又會誦詩此不可曉

論大序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做其間亦有病如國史之類

論小序

敘之問詩書之序曰古本是自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叙傳皆在後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叙亦在後

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論詩序之說不知後來意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既以變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删録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窒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

問詩集傳多不解詩序何也先生曰余自二十歲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二十歲斷然知小序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矣

不可勝言呂伯恭大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常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詩記雖多說序然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此意若不說未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辭如是者有數十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勸儉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莫方且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為樂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思深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

而解其憂耳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則他人藉之以為樂耳所以解勸他及時為樂也而序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德儉反過乎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菽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故臣亦其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註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王

崇之甚福祿之厚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其勿踐勿履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便謂養老見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碎碎細細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也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而假樂則公尸所以答鳧鷖也今序皆失之又曰詩即今之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

自歌也

小序漢儒所作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論六義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為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篇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為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兼亂顛錯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鄭意不敢從之只且明白依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都有用處不為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為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明此義例以求詩意庶其

易曉若如今説則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説敎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而詩之爲義又豈止六而已耶豳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則是別有一等而亡之矣王氏説又不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曲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説即兩章爲豳風循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不知成何等曲操也

讀詩全在諷詠之功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

詩之興全無巴鼻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知之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至於問孔子東山小魯一節先生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者但比之他物而不説其事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説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難爲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而比者如鶴鳴九皐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毚兔柔木之類是也

潘時擧問柏舟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雎之義無異彼何以爲興答曰他下面便説淑女見得是興此詩才説柏舟下面更無貼義見得其義是比　比雖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又係人才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拙底

先大父傳貽先生所著　朱子四書詩傳通鑑綱目童子問論孟詩寫成書大學中庸通鑑猶未脫藁論孟童子問既經表進有先君武岡初刊本又有　魯齋陸公三山再刊本二書固已家傳人誦詩傳童子問學者則未之見也魯齋嘗謂自有集註而論孟之義顯達童子問之出於是集註之義大彰明矣之望亦曰詩傳之於詩童子問亦然竊嘗伏誦　傳貽手筆每章之下有缺文爲意者亦欲如論孟童子問先載師説而以己意附於後參以飽齋通釋亦然用敢質諸當世名公大卿以求是正俾此書獲與　朱子之傳並行於世不勝斯文之幸云咸淳七年辛未七月旦日嗣孫　之望謹識

崇化余志安
刻于勤有堂

至正甲申上元印

朱子辨説

門人輔廣學

[illegible]

童問

[illegible]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
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
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illegible] 已前大序

○小序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

者雞王則太姒亦未嘗一后字者蓋追稱之亦未害
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
者德是其詞而不察其意遂以后妃為主而不使
始有文王是周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
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
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
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
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
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
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
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
始文王之詩以其德得於助而知其所以然者蓋
本於文王之雖化被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輩
臣寓二南之業與之相無異雜而史逮則而辛之身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春皆見雖□趾言化者
成化而成業也以其化見二南春皆見雖□趾言化者
所以教周先王即文王之化也故業雖歸虞言德
子曰寬南召南乾始王說也舊化所自出以成大王故
坤之周坤也以乾也黃化而使為德云又曰先王
王寬教國承以為也舊際謂之身當王季日謂王德
者之治召所曰民□□□之大作南文王先之者
聖□之治公詩南召先顯命周周召所南文王化之
詩言其在外於召王有公之有公周公以交何矣風
召周公在內文召有公命詩如召南以日於之程
最明者也陳於文南明若而而見公則無關也
後說篇巧其王采謂則不作取其周豈諸百
統陣坤乾載至說業所韓詩不南發下詩此國侯
志意說衷則其義王可衷有傳起為始者豈公文
若孔說所以舍然而取此也以先王者則太關乾以之
王明氏之說也此蓋自周公成王言之則先王邵文

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

谷注渙之小國充間之野人美不好善而不自知也
所消身事被國事又下治者也謂此論然得之
[illegible]
平以妃后之詩為造后於之德為然有而
小補之美知後以之德以本分文天下則未有以之
后妃之所況則大妃行國中二分天下明而已皆
後事夫實致會氏化乎理全先生而始於其以
所生事不皆明辨害哉雖能有雖此此如謂終
先知裝比取發明之失故但使論其義明故
純篇其為不可易之之則乃哉
蓋風國風詩事之始論哉
小小化之篇出始又也
而化序治向則之意有
風所由始之意有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天子思所以風天下
下亦無周下而用之
[illegible]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illegible]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illegible]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illegible]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illegible]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illegible]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illegible]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illegible]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兔罝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芣苢后妃之美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

時也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

能使陵貞女也[illegible]序首句亦未足詩所謂訟者乃假設之辭序者不曉遂以爲召伯聽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召伯之脩行於國亦未必使無訟聽訟爲能哉夫召公亦豈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首句未當其首句亦有歸功夫人之意可也羔羊一句亦爲衍說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此詩失其不足以知其爲美爲勸以義之意序者以詩人

[illegible]之序正爲美故以被義美之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之意亦未安者美其有此然不見有此意詩中初以爲及時之言未嘗以爲周南之化其目之與江汜二詩事同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此詩之序亦以爲夫人之化而正之皆可以見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然此詩亦自作其美乃嫡者自作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非有不由禮者不仁者也此貞女子不知有身而以毛氏強暴者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序之詩云不可知是則可知二矣而[illegible]之

成肅雝之德也此序之詩云不可知皆未見其言而對然下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雖未必其是當時所以然也其亦諸侯之詩其文王之後有天下之王者得以其人一等之說然而爲文王之女也然爲下王后一等亦未必然但此言實者肅雝之德諸侯所與之人爲文王則然其後如此則序者但知其爲周王之女而不敢強爲之說又不察其詩云又見其序說不知其失而或從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此序得之詩之大指亦但云王道成者騶虞之仁所以爲王道之成也此詩之言亦以召南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故其詩言之而其事亦及之也然亦何以見王道之成乎諸侯之國

鄘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此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知以序之所言而推之可見其大指但未必其事之果然也故凡序之所言其時世名氏者皆可疑其說之失如此者亦多有可以類推之者矣

[illegible]其實曰讀詩者但以經文爲主而不以序說爲信若以序說爲主則經文之意不可得而見矣此言詩之正法也今毛氏之序其辭有可疑者多然亦有一二可信者以其有所據也

其爲人也以詩之文考之可見其大指而不可以其說爲全然不疑也

亦言當然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若必強以爲人而察之不自然其實有所不知亦不可不知其有所當然者也

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無印某乃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以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獻能以爲衛頃公之時亂其故爲賦周以欲接人之罪不可秋矣蓋其謂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説所書序拒以上前之諸君事當無可考著諸亦無甚譏著攜頃公有略王請命之事其諸又爲雖心動攫之者如讀諸侯王必其書以罪論然援加以此諸以是意其必有衆賢用從之失而遂以此詩于之君特以閑其姦知而以於取信不知淵有明若發序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如而學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雉之什得入力矣又其爲識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風攻而非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約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得所藏當此之時得衆賢君美錯則雄有辭之美著亦則以爲誅古而何令弟使讀者疑於君時之人是無書則稱君爲則稱已之意而二不得志則編識切齒害笑吟語以意其上者所在而或事是其體得也簿充有害於温柔教事之殺掠子不可以不識

童子問

此設辭說可謂詳明首兩句度新盡譏詩之花先生之説詩不謂始此而已於其可以思而得若則從而爲之説於其不可強而推若則驗之而已兆不惟說詩之法鉅此凡說經皆害然也重於詩文明古直指其事與夫證辭的切見於書史再據出則小序所據以爲説而得之者也若因此而述欺篇篇必求其將由名氏以爲説則鑿字安語無所不至此見小率故爲欺周而失之者也自今乃不然以下雨説固已盡小序之矣事一説則見序者之賤安本設與已之多猶而不知反學人之不信真足以中其肯育而故千古之讖大率小序之失太手由此故曰以此推之十得八九其後一説則不惟足以正序若之失而又足以正人心據傳俗而明夫詩之難所謂溫柔敦厚者其所以精聖經幸者者之功大實學若宜於此盡心爲其可爲於錫間安而不知反也哉論見桑中序下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此詩下至燕燕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童子問

但從序說以爲莊姜詩耳其他則固不盡從也各具逐篇序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遠送于南一句可爲謂載於之歌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直所施於前人者明見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童子問

宜所當云所宜莊公訴死而尚忍遇其實焉怨非莊姜之比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作於燕燕之前序說疑矣

童子問

何以知是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曰笑則幸其笑來則幸其來不然則思望之而不能已莊之夫婦則可見其厚施之母子與幾於喪矣莊姜之賢其所以動州吁者亦必自有道也何至是說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載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接附吁蒙戲之戰此序但謂其勇而無禮固爲濟固而衆仲之言亦之於此盡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童子問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序之說是矣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童子問

先生謂序者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若如此篇及下二篇皆是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

淫亂（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宣公之時可知也）（□問）[illegible]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問）[illegible]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問）[illegible]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問）（此詩乃忠臣不得志而歸之於天者之辭非有所刺也首句亦非是）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問）[illegible]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問）[illegible]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問）（伋壽爭死國人傷之而宣公曾不知悔[illegible]夫漢武帝殺戾太子而後有思子之臺之作宣公之不仁則又甚矣）

鄘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問）[illegible]

○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illegible]）○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罪哉[illegible]）

[illegible]

然熟多如前所載云云詳味此數語則先生之於詩其功夫矣自毛公而下先儒皆所不及也學者其可不深思而熟玩之哉○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

鶉鵲之不若也見上○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

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

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

之國家殷富焉○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

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

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干

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

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

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

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illegible]

衛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考槃刺莊公也

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

[illegible]〇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illegible]

〇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illegible]

〇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illegible]

〇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illegible]

〇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illegible]

〇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illegible]

〇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illegible]

〇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〇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〇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illegible]

〇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illegible]

〇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illegible]

〇中谷有蓷

閔周也。夫婦[illegible]以衰，溝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互注：有詩中亦不見閔周之意。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illegible]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illegible]

○采葛，懼讒也。[illegible]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illegible]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鄭緇衣詁訓傳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illegible]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illegible]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illegible]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illegible]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illegible]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illegible]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illegible]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illegible]

[illegible]○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illegible]

[illegible]

美然[illegible]

問[illegible]○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illegible]

[illegible]○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illegible]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illegible]

[illegible]○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illegible]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illegible]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illegible]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illegible]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illegible]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富矣讀者尚以皆其辭之旣而不肯復然亦何能甚見
然置亭說當以詩文細味其意思則是非順自可見
矣〇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illegible] 鄭詩女以鑄鳴興此乃惡淫奔者之詞[illegible]夫子論之以正其不可以見人[illegible]之本意而先王之澤[illegible]而思保其室家以為人[illegible]甚矣

〇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illegible] 不下流則是[illegible]何[illegible]而知其為思也[illegible]

〇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illegible] 乃其風俗之[illegible]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illegible]以自見其詩亦未有以見其為哀公之時也[illegible]序者又盡以齊風所[illegible]詩[illegible]無其[illegible]詩所以[illegible]於此當[illegible]

〇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illegible] 此序[illegible]之[illegible]

〇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illegible] 以此為齊俗之陋

〇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〇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此詩[illegible]之[illegible]明[illegible]以見其[illegible]然[illegible]有[illegible]水[illegible]可以見其無節[illegible]以為號令不時[illegible]是也

[illegible] 上六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不明[illegible]以[illegible]

〇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illegible] 此序據春秋經傳以為襄公之事[illegible]作詩而去之[illegible]

大夫見[illegible]以郊[illegible]之[illegible]君子不可以[illegible]

〇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〇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序義見[illegible]是

〇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illegible] 桓當作莊[illegible]說見[illegible]

[illegible]

〇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illegible] 此詩主刺文姜而襄公之惡亦可見

〇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illegible] 故人以為齊侯之子[illegible]

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illegible] 無德以將之[illegible]此詩未必為其君而作言

〇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其君[illegible]而作[illegible]然未必[illegible]其君[illegible]作君子[illegible]本意也

詩中只說公行公族之官而已初不曾言及其君也〇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

削，故作是詩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illegible]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民[illegible]序文[illegible]本篇[illegible]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illegible]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illegible]未必直以[illegible]比其君也[illegible]

唐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illegible]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illegible]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illegible]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illegible]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illegible]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illegible]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illegible]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旨矣且武公以[illegible]君[illegible]國大逆不道[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而不識者知[illegible]其中而自[illegible]之[illegible]自[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

〈序問〉[illegible]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序問〉[illegible]

秦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illegible]〈序問〉

[illegible]

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序問〉[illegible]

○葛生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illegible]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illegible]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序問〉[illegible]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illegible]〈序問〉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序問〉[illegible]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illegible]

〈序問〉[illegible]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illegible]〈序問〉[illegible]

（主易晩而先儒皆貴之 拼至亦生乃能正之）○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諡惡故得惡諡爾此詩未敢信也）○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上同）○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此賢者隱居自樂而無求之意者小以此詩不知其名故以爲誘）○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淫奔之詩）○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上同）○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陳國）

（君臣事無可考者以此詩不見其指）○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爲刺詩）○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此詩有據）○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序意以爲大夫以道去其君而作所謂大夫者亦賢者也 曰爲人臣者有仁而無疾其民之謂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此序本之篇）○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言周道之阻）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昭公未有可考）○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三百人之一）○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本非刺詩）○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豳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問】（此序唯大夫美之一語[illegible]）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illegible]士美周公之詞非[illegible]四國之詞也[illegible]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此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illegible]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illegible]）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illegible]）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illegible]）

【問】（[illegible]）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問】（[illegible]）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illegible]）

【問】（[illegible]）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illegible]）

【問】（[illegible]）

○出車勞還率也（[illegible]）

○杕杜勞還役也（[illegible]）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問】（[illegible]）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問】（[illegible]）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問】（[illegible]）

【問】（[illegible]）

於詩者先生又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之鼓節散得存于凡而今亡之矣果若此則六篇之[illegible]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〇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〇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說見南

〇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說見上

〇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說見上

〇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〇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〇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若此所謂詩文明白序得不誤者

〇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此序全失詩意

〇六月，宣王北伐也。[illegible]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illegible]

〇采芑，宣王南征也。

〇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此序全得詩意[illegible]

〇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此序下兩句本詩意[illegible]

〇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illegible]

〇庭燎[illegible]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字問】序者但見三事有早晚之序故以爲因以箴之

而程子與東萊先生皆本之以爲說程子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爲之所故而已

難不動於始而怠於終故貞蔽者其退違宣王之於始不今味以諸盡其力以觀於事圖可知其不能

於然也此所以方美其雖而遂以箴之安東象止生曰宣王特朝而貴閒其志講勤然孝能而安解靈

然有害事之必焉斯其所以不能當也而孔民兄有箴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讒講爲表夫之南冒嶽千

無羊於末見然書以臣之若此見而下則宣詩而此詩果寫宣王諸數賞惡以件則

但先生說以此詩寫末有以見其爲王之詩故皆不取而止詳詩中之其耳○沔水規

宣王也【字問】其此乃王之承奠而人之不有楊來耳見

詩之言故氏并之以說遲未然而亦○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字問】序但以詩

中有留賢之意惡非在下之人所能故於諸篇中又特以爲大夫刺宣王耳○黃鳥刺宣

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人本者○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序尤無

義理說致已爲見公本刺篇【字問】此序之謬理昧者不不通也而先儒亦或不之覺何能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詩此

不窮刺王而作但見者遭黑已禍而扭戒之詞爾○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

傳作焉此詩明白當故子之作無所但未有以見其以爲宜曰耳亦又以爲宜歸之傳尤不知貴

所據也○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由本云暴辛公作壞蘇成公作篪

古史考云古有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

時有人姓暴公作此詩時二公並爲王卿士其詩只言暴之云公又不知其何所據而得此事也

字而謹未之不知此或出於傳會

會出本於集說以爲王肅由言

而爲後來之所附會者也

爲後來揮鑿者之求此可耳

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

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莪刺幽王

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大東刺亂也東國

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未有考譚大夫

不知有何傳耳據怨○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

構禍怨亂並興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

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無將大車大夫

悔將小人也此序之誤由不得其體而以爲此詩之辭所引荀子【字問】

說毛氏之說然不若先生以爲合之義又之蔽而明白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鼓鍾刺幽王也此文不詩

明說王不其事可知也序其不未可知也○楚茨刺幽王也政煩

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

子思古焉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以序手詞無知

中故皆以爲作今無一古之辭以見其爲刺之意而不者

十篇相者有怨而無言以見其作詩之世如此者也然不

正篇之序皆一先生學者曰其傷之

此若耳序皆失之【字問】

得賢者之所謂思之事福田字之說數此其所之謂義精深哉發之

至嘉禮之所詞幽思精深之家事福田海之報故此詩

君之備品物之豐遠及之論祭之注曰此田其所言

室禮之器物之玩而遠及之論祭之詩注曰此田其所言

[illegible]○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illegible]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illegible]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illegible]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illegible]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illegible]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illegible]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illegible]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illegible]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illegible]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illegible]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illegible]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illegible]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illegible]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illegible]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illegible]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illegible]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illegible]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illegible]

歟○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

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

禮焉○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

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

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

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下國刺

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

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子問 [illegible]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子問 [illegible]

[illegible]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子問 [illegible]

○棫樸文王能官

人也 子問 [illegible]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

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illegible]

○思齊文王

所以聖也○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

脩德莫若文王 子問 [illegible]

○靈臺民

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

焉 [illegible]

○下

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

卒其伐功也 [illegible]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焉 子問 [illegible]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illegible]

子問 [illegible]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子問 [illegible]

○鳧鷖守成

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上同）

○假樂嘉成王也　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

【辨說】[illegible]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

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illegible]

○泂酌召康

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辨說】[illegible]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

吉士也　[illegible]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

文章故作是詩也

【辨說】[illegible]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謹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爲戒而徒以威儀辭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辭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爲追語五也[illegible]

【辨說】[illegible]

○桑柔芮

伯刺厲王也　[illegible]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

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

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illegible]

【辨說】[illegible]　○崧高尹吉甫

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illegible]

[illegible]　○烝民尹

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上同）　○韓奕尹

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illegible]

【辨說】[illegible]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吉甫見上。此詩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illegible]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凡伯見上。[illegible]

之信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illegible]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illegible]

○維清，奏象舞也。[illegible]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illegible]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illegible]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illegible]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illegible]

○執競，祀武王也。[illegible]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序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illegible]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illegible]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illegible] ○絲衣繹賓尸也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illegible]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illegible]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illegible]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illegible]

魯頌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illegible]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illegible]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illegible]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illegible]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illegible] ○烈祖祀中宗也 [illegible] ○玄鳥祀高宗也 [illegible] ○長發大禘也 [illegible] ○殷武祀高宗也

詩序 畢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illegible]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關關雎鳩七余反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

[illegible]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illegible]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 ○賦也 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 覃延也 施移也 中谷谷中也 萋萋盛貌 黃鳥鸝也 灌木叢木也 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illegible]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胡郭反 為絺恥知反 為綌去逆反 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

[illegible]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illegible]

葛覃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illegible]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illegible]

〇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illegible]

〇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illegible]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illegible]

[illegible]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illegible]

〇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illegible]

〇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illegible]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illegible]

〇螽斯羽，薨薨兮。宜

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群飛聲繩繩不絕貌 ○ 螽斯羽揖揖兮 揖側立反

宜爾子孫蟄蟄兮 蟄直立反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illegible]

螽斯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

桃之夭夭 於驕反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illegible]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illegible]

○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illegible]

桃夭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

肅肅兔罝 椓之丁丁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illegible]

[illegible]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illegible]

○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illegible]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illegible]

○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illegible]

○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illegible]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illegible]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illegible]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illegible]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illegible]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illegible]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illegible]

于嗟麟兮

麟之定　[illegible]　振振公姓　[illegible]　于嗟麟兮　[illegible]

麟之角　[illegible]　振振公族　[illegible]　于嗟麟兮　[illegible]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illegible]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illegible]

召南一之二

[illegible]

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　之子于歸　百兩御之　[illegible]

維鵲有巢　維鳩方之　之子于歸　百兩將之　[illegible]

維鵲有巢　維鳩盈之　之子于歸　百兩成之　[illegible]

鵲巢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

于以采蘩　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

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illegible]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illegible]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illegible]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illegible]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illegible]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illegible]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illegible]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illegible]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illegible]

王之君則有召伯之臣矣有文王之化則有召伯之教矣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起例反○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始銳反，叶輸芮反○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illegible]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illegible]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illegible]

○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音容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墉，牆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illegible]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叶唐何反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illegible]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

[illegible]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illegible]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illegible]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illegible]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illegible]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illegible]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illegible]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illegible]

小星二章章五句

[illegible]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illegible]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illegible]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illegible]

[illegible]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illegible]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illegible]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illegible]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illegible]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illegible]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illegible]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illegible]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illegible]

而著於田獵之際又能體文王之德真若騶虞〇亦然之化為則周家之王道豈不成全於此哉

家也下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〇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〇（子圖）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彼襛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〇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〇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〇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子圖）

詩之序自關雎至騶虞又家人之道以文王之德治其家而至於天下也…

之義今學者先讀二南之詩但得其事明白而不能求其言外之意也

南之言有意可玩程子曰孔子云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使不讀此而面牆欲讀之二南是為學之第一事且未能見得古人事不了聖人云讀二南詩先要於此見得所以然不得又不可讀詩其知此者只知其意也所以欲人先讀二南又讀之以求所以用之者此其大體也

詩卷第一

詩卷第二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illegible]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illegible]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illegible]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illegible]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illegible]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illegible]

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熟讀得他

栢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illegible]心之憂矣曷維其已[illegible]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illegible]心之憂矣曷維其亡[illegible]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illegible]我思古人俾無訧兮[illegible]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illegible]我思古人實獲我心[illegible]

綠衣四章章四句[illegible]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illegible]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illegible]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illegible]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illegible]

燕燕四章章六句[illegible]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叶蒲救反○賦也。冒，覆。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終，故呼父母而訴之。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

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illegible]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illegible]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illegible]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illegible]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illegible]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illegible]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illegible]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illegible]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以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illegible]

[illegible]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illegible]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illegible]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illegible]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illegible]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illegible]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illegible]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illegible]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illegible]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illegible]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illegible]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illegible]

旄丘四章章四句 [illegible]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illegible]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illegible]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illegible]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illegible]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illegible]

其忠如此而其中固有以使人又能於……[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illegible]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泉水四章章六句

[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illegible]

北門三章章七句

童子問 [illegible]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衛所宅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叶時制反 此字未詳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童子問】不瑕有害，害其身而已，故先生獨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謂害者，不忍正言其死，且為君諱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童子問】先生嘗謂太史公發人之觀，故使以為是也。二子此詩出者，亦不得已，是其所以寓也。如是之說，以寓其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議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卷第二

詩卷第三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鄘一之四 鄘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叶音何 髧徒坎反 彼兩髦，音毛 實維我儀。叶牛何反 之死矢靡他。湯何反 母也天只，叶鐵因反 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童子問】人之所天者，只不可不諒人之心，而死至於不矣。

自誓之辭，只天只以為不諒其心，其父母之意，平其言之，可謂至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童子問】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叶蘇后反 中冓古候反 之言，不可道也。叶徒厚反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童子問】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言其事之醜而不可道也。

言之長言之辱皆同音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賦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不欲言而託以語長也。

輯錄 言之長也，猶今人言說來話長，可見詩人忠厚之意。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賦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纂疏 [illegible]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纂疏 [illegible]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叶居何反 委委佗佗，叶唐何反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纂疏 [illegible]

○玼兮玼兮，音此 其之翟也。叶去聲 鬒髮如雲，真忍反 不屑髢也。徒帝反 玉之瑱也，吐殿反 象之揥也。敕帝反 揚且之皙也。子餘反 星歷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矣。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輯錄 [illegible]

○瑳兮瑳兮，七何反 叶千我反 其之展也。張彥反 叶諸延反 蒙彼縐絺，側救反 是紲袢也。息列反 符袁反 叶汾乾反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叶魚堅反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于眷反 叶于權反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輯錄 [illegible]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纂疏 [illegible]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沬音妹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叶居王反 送我乎淇之上矣。叶辰羊反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輯錄 [illegible]

其爲刺也只爲[illegible]
經故特爲此說[illegible]

○爰采麥矣

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illegible]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illegible]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illegible]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illegible]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illegible]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illegible]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illegible]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illegible]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illegible]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illegible]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組也，蓋以素絲紕組而維之也。良馬四之，四馬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illegible]

告之以善道哉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illegible]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illegible]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illegible]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illegible]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illegible]

[illegible]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illegible]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 [illegible] 綠竹猗猗 [illegible]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兮 [illegible]

瞻彼淇奧 綠竹青青 [illegible] 有匪君子 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 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兮 [illegible]

○瞻彼淇奧 綠竹如簀 [illegible] 有匪君子 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 善戲謔兮 不為虐兮 [illegible]

淇奧三章章九句 [illegible]

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 [illegible] 獨寐寤言 永矢弗諼 [illegible]

○考槃在阿 碩人之薖 [illegible] 獨寐寤歌 永矢弗過 [illegible]

○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 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 [illegible]

人以此聲告人也
皆人也集傳日言以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illegible]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illegible]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illegible]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illegible]

碩人四章章七句

[illegible]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illegible]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

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illegible]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illegible]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illegible]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illegible]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illegible]

氓六章，章十句。[illegible]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illegible]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illegible]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illegible]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illegible]

輯錄 [illegible]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賦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輯錄 [illegible]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賦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附錄 [illegible]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輯錄 [illegible]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養，沒則致其喪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于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附錄 [illegible]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輯錄 [illegible]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悅己者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輯錄 [illegible]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輯錄 [illegible]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

[illegible]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 [illegible]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illegible]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illegible]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illegible]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illegible]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illegible]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illegible]

詩卷第三

詩卷第四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童子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彌遠其情彌深其感彌切一見而不忘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童子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童子問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童子問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徐反○叶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

[illegible]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illegible]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illegible]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illegible]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illegible]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illegible]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illegible]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illegible]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illegible]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illegible]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illegible]

兔爰三章，章七句。

[illegible]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illegible]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illegible]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illegible]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illegible]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illegible]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illegible]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illegible]

而不敢也今觀此詩則由之意可知矣

○大車哼哼（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illegible]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反）

[illegible]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時反）

[illegible]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illegible]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illegible]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illegible]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illegible]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illegible]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illegible]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illegible]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illegible]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illegible]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illegible]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illegible]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illegible]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illegible]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illegible]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illegible]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illegible]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illegible]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illegible]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illegible]

清人三章，章四句。[illegible]

羔裘如濡叶而朱反洵直且侯叶洪姑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捨命不渝叶容朱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也。禮君用純，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起據反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叶居之反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舜華言其容色之美也將翺將翔佩玉瓊琚言其儀飾之盛也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又極稱道其好樂之情也鄭詩淫亂之辭此篇爲男悅女之辭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己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以狡童二字言之則狂且下四句是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賦也褧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茹藘在阪其室則邇

其人甚遠。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賦也。如雲，美且眾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詞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眾，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云。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田野草蔓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說樂於戲者而樂謔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溱洧，鄭之二水名。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童子問 [illegible]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童子問 [illegible]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illegible]

童子問 [illegible]

詩卷第五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童子問 [illegible]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童子問 [illegible]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童子問 [illegible]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童子問 [illegible]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illegible]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閒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illegible]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賦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賦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

五兩〔音如字，又亮反〕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蓺，樹。衡從，橫縱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其畝而治之，欲取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其人，田獵之人也。仁，愛人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罛也。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眾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眾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如雨，亦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也。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謂自夕發至旦也。○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賦也汶水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翺翔也

〔諺〕[illegible]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諺〕[illegible]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illegible]

〔諺〕[illegible]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孌好貌清目清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illegible]

〔諺〕[illegible]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illegible]東萊呂氏曰[illegible]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illegible]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興也[illegible]

〔諺〕[illegible]

[illegible]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illegible]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illegible]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illegible]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也。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illegible]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illegible]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延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叶素倫反)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漘水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鵪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音汝)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illegible]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比也勞劬勞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與復有害己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童子問 首章冀得其所次章冀適其宜末章則冀其得免於永號而已其情方可哀已讀碩鼠之詩當知民之情不可以汲隱而又當如民之情方無敢有過求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童子問 寬裕者其演長慮迫者其意恆饒以覺應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曾誠坟惠王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閒耳詩人之意閔要之矣自桓元年至惠王十七年計五十八年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詩卷第五

詩卷第六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童子問 [illegible]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康音泰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卻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童子問 [illegible]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illegible]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illegible]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illegible]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illegible]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illegible]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illegible]

其憂

〇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〇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〇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〇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佽焉[illegible]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illegible]自我人居居。[illegible]豈無他人，維子之故。[illegible]

羔裘豹褎，[illegible]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illegible]

羔裘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

章句 [illegible]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illegible]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illegible]悠悠蒼天，曷其有所？[illegible]

章句 [illegible]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illegible]

○肅肅鴇行，[illegible]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illegible]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illegible]

章句 [illegible]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illegible]

章句 [illegible]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illegible]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illegible]

章句 [illegible]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illegible]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illegible]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 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illegible]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illegible]

○夏之日冬之夜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illegible]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illegible]

葛生五章章四句

[illegible]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illegible]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illegible]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illegible]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illegible]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illegible]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illegible]

○阪有漆隰有栗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illegible]

[illegible]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illegible]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illegible]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illegible]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illegible]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illegible]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illegible]

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使我思之極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也。群，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附錄 [illegible]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附錄 [illegible]

鴥伊橘反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附錄 [illegible]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凡言興者，其文意放此云。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附錄 [illegible]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其於事民之路尤不可以不留其所之也敢之責又陽秦之所成先儒之所未及也乎此者言又有威於之竟與文武皆墾人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可哉蓋竟之時翁氣提之時也至文武時之詩教之則雖老大強路之旋得旋矣歟不能久而不忘也

先生發秦人導雷貧直之意與夫強悍桀以事之者不同而皆有於有至謂後也之定節立國當驗秦祖皇帝之聖翻為亦者安也然竟之風歷三代而尚有則一安為秦而不復有遠者方開雄嫌者數譽之人則孩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殺誤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豁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齎反）。何以贈之？瓊瑰（叶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讀是詩者見其情意懇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藹如長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慶源輔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忿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道其始之待我厚也今也每食無餘道其今之待我薄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是而嗟歎之以為不能繼其始而已樂已甚之辭也讀是詩者則知可以然之義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雖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先生引穆生之事為說者推原詩人之心盡體於此不然則其所討者不過區區於安晉謝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卷第六

詩卷第七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過明豬。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illegible]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illegible]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illegible]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illegible]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子，宋姓。[illegible]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illegible]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illegible]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illegible]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illegible]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illegible]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illegible]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illegible]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illegible]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illegible]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illegible]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illegible]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illegible]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illegible]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illegible]

株林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illegible]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illegible]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illegible]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illegible]

檜一之十三

[illegible]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illegible]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illegible]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illegible]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illegible]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illegible]

與○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illegible]

素冠三章章三句

[illegible]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illegible]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illegible]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illegible]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illegible]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illegible]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illegible]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illegible]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illegible]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illegible]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illegible]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可)戈與祋(都外反)彼其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其容貌斯遠暴慢正其顏色斯近信出其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卷第七

詩卷第八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illegible]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illegible]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illegible]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illegible]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illegible]

七月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七月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illegible]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illegible]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illegible]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illegible]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illegible]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illegible]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illegible]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illegible]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illegible]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illegible]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illegible]

破斧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illegible]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illegible]

伐柯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illegible]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illegible]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illegible]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illegible]

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使遽迎公以歸歸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輯錄〕伐公可喜其有加之而無已也使天下之人愛慕之如此則何為而不宜乎制禮作樂而成周家太平之治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附錄〕……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興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附錄〕其赤舄几几其安重容貌之氣象……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以畜之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

〔附錄〕……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卑之以正乎故豳風變之終也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系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系之豳遠矣哉○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注曰豳詩謂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其詩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豳頌亦七月也其詩有獲稻作酒躋堂稱觥之事是亦歌其類也

〔附錄〕……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于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卷第八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小雅二

鹿鳴之什二之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

[illegible]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illegible]

三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章句

[illegible]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illegible]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章句

[illegible]

四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illegible]

四牡五章，章五句。

[illegible]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illegible]

[illegible]

我馬維駒 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

[illegible]

我馬維騏 六轡如絲 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

[illegible]

我馬維駱 六轡沃若 載馳載驅 周爰咨度

[illegible]

我馬維駰 六轡既均 載馳載驅 周爰咨詢

[illegible]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illegible]

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illegible]

死喪之威

[illegible]

兄弟孔懷 原隰裒矣 兄弟求矣

[illegible]

脊令在原 兄弟急難 每有良朋 況也永歎

[illegible]

兄弟鬩于牆 外禦其務 每有良朋 烝也無戎

[illegible]

喪亂既平 既安且寧 雖有兄弟 不如友生

[illegible]

[illegible]

○儐爾籩豆飮酒之飫兄弟旣具和樂且孺

[illegible]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湛

[illegible]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illegible]

常棣八章章四句

[illegible]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illegible]

○伐木許許

[illegible]

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illegible]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illegible]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章[illegible]作六章誤矣 今從其說正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illegible]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illegible]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illegible]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illegible]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illegible]

[illegible]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illegible]

天保六章章六句

[illegible]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illegible]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illegible]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illegible]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illegible]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illegible]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illegible]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illegible]

采薇六章章八句

[illegible]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illegible]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illegible]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illegible]

[illegible]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illegible]

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illegible]

詩傳卷九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illegible]

〇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illegible]

出車六章，章八句。[illegible]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illegible]

〇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illegible]

詩傳卷九

〇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illegible]

〇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illegible]

杕杜四章章七句

[illegible]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illegible]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illegible]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illegible]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illegible]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illegible]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illegible]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辭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illegible]

童子問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童子問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詩傳卷九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童子問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童子問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童子問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童子問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童子問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童子問

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illegible] 一章之旨 [illegible]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革忡忡。（鞗音條）[illegible]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illegible]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illegible]）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illegible]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illegible]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illegible]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illegible]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寧武子曰：諸侯朝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卷第九

詩卷第十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童子問 [illegible]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載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賦也。櫜，韜也。好，說也。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童子問 [illegible]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童子問 [illegible]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童子問 [illegible]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童子問 [illegible]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彊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也。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此六月既成我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

[illegible]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 薄伐玁狁

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

王國

[illegible]

○玁狁匪茹 整居焦穫 侵鎬及方至于涇

陽 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 以先啓

行

[illegible]

○戎車既安 如輊如軒 四牡既佶

既佶且閑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

[illegible]

○吉甫燕喜 既多

受祉 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

炰鼈膾鯉 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

[illegible]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叶滿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下同）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魚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

賦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眾；干，扞也。試，肄習也，言眾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奭，赤貌。簟茀，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魚服，魚皮矢服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鞗革，轡首垂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於彼新田，於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音支）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叶戶郎反）

賦也。中鄉，鄉中也。央央，鮮明也。軧，轂也，以皮纏之而朱之也。錯衡，文衡也。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

○鴥（唯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一均反）振旅闐闐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也。爰，於也。鉦，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顯，明；允，信也。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闐闐，亦鼓聲也。○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方叔之師，其進也既有功，其退也亦有法也。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為讎（叶市由反）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叶敕久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也。五十曰艾，老謂之元老也。壯，大；猶，謀也。嘽嘽，眾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故能執訊獲醜，而其車之眾盛如霆如雷，又言方叔嘗征伐玁狁，而蠻荊亦畏其威而來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illegible]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illegible]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illegible]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illegible]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illegible]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illegible]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illegible]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illegible]

車攻八章，章四句。[illegible]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illegible]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illegible]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illegible]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illegible]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illegible]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illegible]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illegible]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illegible]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illegible]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illegible]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illegible]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

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

[illegible]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illegible]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illegible]

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illegible]

詩卷第十

詩卷第十一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 胡轉予于恤 靡所止居 [illegible]

○祈父予王之爪士 胡轉予于恤 靡所底止 [illegible]

○祈父 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illegible]

祈父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

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 縶之維之 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 [illegible]

○皎皎白駒 食我場藿 縶之維之 以永今夕 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 [illegible]

○皎皎白駒 賁然來思 爾公爾侯 逸豫無期 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illegible]

○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 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illegible]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肯我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illegible]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illegible]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illegible]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illegible]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illegible]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illegible]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illegible]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illegible]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illegible]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illegible]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illegible]

[illegible]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illegible]

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illegible]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illegible]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illegible]

一百七

[illegible]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

[illegible]

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illegible]

無羊四章章八句

[illegible]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illegible]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illegible]

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illegible]

勿罔君子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illegible]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illegible]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illegible]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illegible]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illegible]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

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illegible]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illegible]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illegible]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illegible]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illegible]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illegible]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illegible]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illegible]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illegible]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illegible]

也○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二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illegible]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illegible]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illegible]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illegible]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illegible]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illegible]

[illegible]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illegible]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illegible]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illegible]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illegible]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illegible]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illegible]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illegible]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渠子之作 [illegible]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illegible]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illegible]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illegible]

小弁八章章八句

[illegible]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illegible]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illegible]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illegible]

巧言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 [illegible]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 [illegible]

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illegible]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illegible]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 [illegible]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illegible]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 [illegible] 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illegible]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illegible]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illegible]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illegible]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

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illegible]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illegible]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illegible]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illegible]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illegible]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illegible]

[illegible]

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illegible]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 [illegible]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illegible]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illegible]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illegible]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illegible]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illegible]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illegible]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illegible]

理矣

○蓼蓼者莪 匪莪伊蔚 哀哀父母 生我勞瘁

賦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缾之罄矣 維罍之恥 鮮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 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 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 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 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 四章章四句 二章章八句

大東

○有饛簋飧 有捄棘匕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 睠言顧之 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 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 佻佻公子 行彼周行 既往既來 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 無浸穫薪 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穀，善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卷第十二

詩卷第十三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爾。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或不知叫號[illegible]或慘慘劬勞[illegible]或棲遲偃仰[illegible]或王事鞅掌[illegible]

或湛樂飲酒[illegible]或慘慘畏咎[illegible]或出入風議[illegible]或靡事不爲[illegible]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illegible]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illegible]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illegible]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illegible]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illegible]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illegible]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illegible]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illegible]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

[illegible]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

[illegible]

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illegible]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illegible]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

[illegible]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illegible]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illegible]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illegible]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

[illegible]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illegible]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illegible]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illegible]爾殽既將莫怨具慶[illegible]既醉既飽[illegible]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illegible]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illegible]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illegible]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illegible]畇畇原隰曾孫田之[illegible]我疆我理南東其畝[illegible]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illegible]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illegible]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illegible]

[illegible]

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illegible]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illegible]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illegible]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illegible]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illegible]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illegible]

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 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

[illegible]

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 曾孫之庾 如坻如京 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 黍稷稻粱 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illegible]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 既種既戒 既備乃事 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 曾孫是若

[illegible]

既方既皁 既堅既好 不稂不莠 去其螟螣 及其蟊賊 無害我田穉 田祖有神 秉畀炎火

[illegible]

有渰萋萋 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 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

[illegible]

[illegible]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illegible]

[illegible]受福無疆也然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illegible]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illegible]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illegible]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illegible]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illegible]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illegible]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illegible]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illegible]

無所不有故其蓄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卷第十三

詩卷第十四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諝叶思吕反）受天之祜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貌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率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叶胡田反）百辟為憲（叶虛言反）不戢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乃多反）

賦也翰幹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辟君也憲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言其所以為屏為翰而百辟以為法者以其能戢而難故其受福亦多也

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叶五報反）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思語辭柔和也交際之間也敖傲也○言其飲酒而不敢過其交際之間亦無傲慢之意則萬福不求我而我亦求之矣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網長柄者也羅網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

頌禱之詞也 [illegible]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illegible]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illegible]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illegible]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illegible]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illegible]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illegible]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illegible]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illegible]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illegible]

○陟彼高

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illegible]鮮我覯爾，我心寫兮。[illegible]○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illegible]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illegible]○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illegible]○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illegible]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illegible]

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illegible]○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illegible]

[illegible]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illegible]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illegible]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illegible]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illegible]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illegible]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illegible]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illegible]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illegible]

[illegible]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illegible]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illegible]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illegible]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illegible]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illegible]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illegible]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illegible]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illegible]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illegible]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illegible]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illegible]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illegible]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illegible]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illegible]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illegible]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四十二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卷第十四

詩卷第十五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illegible]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illegible]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也。[illegible] 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illegible]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旁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illegible]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旟，揚也。盱，望也。[illegible]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illegible]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過期也。[illegible]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illegible]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賦也。[illegible] 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illegible]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illegible]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比也。有扁然而卑者，石也。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疧也。

[illegible]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也。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illegible]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獻，獻之於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炕火曰炙。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醻，導飲也。

[illegible]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illegible]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illegible]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illegible]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illegible]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illegible]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illegible]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illegible]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illegible]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卷第十六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illegible]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illegible]

[illegible]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illegible]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illegible]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

[illegible]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illegible]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illegible]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

駿命不易

[illegible]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

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illegible]

[illegible]

文王七章章八句

[illegible]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illegible]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illegible]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illegible]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illegible]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illegible]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illegible] 文王

嘉止大邦有子

[illegible]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illegible]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illegible]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illegible]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illegible]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illegible]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illegible]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illegible]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illegible]

古公亶父 [illegible] 來朝走馬 [illegible] 率西水滸 [illegible] 至于岐下 [illegible] 爰及姜女 [illegible] 聿來胥宇 [illegible]

周原膴膴 [illegible] 堇荼如飴 [illegible] 爰始爰謀 [illegible] 爰契我龜 [illegible] 曰止曰時 [illegible] 築室于茲 [illegible]

迺慰迺止 [illegible] 迺左迺右 [illegible] 迺疆迺理 [illegible] 迺宣迺畝 [illegible] 自西徂東 [illegible] 周爰執事 [illegible]

乃召司空 [illegible] 乃召司徒 [illegible] 俾立室家 [illegible] 其繩則直 [illegible] 縮版以載 [illegible] 作廟翼翼 [illegible]

捄之陾陾 [illegible] 度之薨薨 [illegible] 築之登登 [illegible] 削屢馮馮 [illegible] 百堵皆興 [illegible] 鼛鼓弗勝 [illegible]

迺立皋門 [illegible] 皋門有伉 [illegible] 迺立應門 [illegible] 應門將將 [illegible] 迺立冢土 [illegible] 戎醜攸行 [illegible]

肆不殄厥慍 [illegible] 亦不隕厥問 [illegible] 柞棫拔矣 [illegible] 行道兌矣 [illegible] 混夷駾矣 [illegible] 維其喙矣 [illegible]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illegible]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illegible]

緜九章，章六句。[illegible]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illegible]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illegible]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illegible]

倬彼[illegible]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illegible]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illegible]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illegible]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illegible]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illegible]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illegible]

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illegible]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illegible]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illegible]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illegible]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illegible]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illegible]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illegible]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illegible]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illegible]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illegible]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illegible]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illegible]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illegible]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illegible]

…于斯萬年。不遐有佐。[illegible]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斯萬年。不遐有佐。[illegible]

下武六章，章四句。[illegible]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illegible]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illegible]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illegible]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illegible]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illegible]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illegible]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illegible]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illegible]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下章而已又以見武功之不得已也其文武之事不以力取天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並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卷第十六

詩卷第十七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 生民如何，克禋音因 克祀，叶逸織反 以弗無子。叶獎里反 履帝武敏歆，叶母鄙反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息逼反 載生載育，叶日逼反 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叶他末反 不坼不副，孚逼反 無菑音災 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逸織反 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也。會，值也。值人伐平林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遍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肇，始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烝，炊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膟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

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illegible]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illegible]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illegible]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illegible]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illegible]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illegible]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illegible]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illegible]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illegible]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illegible]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illegible]

[illegible]

賦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illegible]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illegible]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illegible]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illegible]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illegible]

賦也

[illegible]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illegible]

賦也

[illegible]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illegible]

賦也

[illegible]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illegible]

賦也

[illegible]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illegible]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illegible]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illegible]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illegible]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illegible]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illegible]

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是乎益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基，居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挹，酌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濯，滌也。罍，祭器也。歸，往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墍。

興也。溉，亦滌也。墍，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賦也。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亦通。○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所以致福祿之由也。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鎭其躁而消其鄙吝者，亦已多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令德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喩，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康、綏，皆安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而撫之也。能，順習之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

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illegible]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illegible]

〇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illegible]

〇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illegible]

〇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illegible]

〇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illegible]

〇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illegible]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illegible]
及爾游衍無的之不[illegible]也也宮苦[illegible]
踊蹈也要諸也旨蕆谿之事句具言[illegible]
孝吡也皆[illegible]之顏也後罔心苦大[illegible]
之於人總所不[illegible]而興延人朋可尉[illegible]
其上如弁其左右不可度思以[illegible]讀[illegible]
而不敬乎哉發子之說其所皆有說[illegible]
懸玩而際當之可也先生又貞明然[illegible]
蚩王昊天曰旦及爾阱衍旦肆則他[illegible]
自知此皆有求又才帝些玆蕩敬天[illegible]
在茲又曰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哉
閒諭字聊何曰交也如風雷風烈然變之變狙未至德
耳

凡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卷第十七

詩卷第十八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或如字。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四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仍反。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其此之謂乎？

[illegible]上帝本自下民之君而[illegible]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蒲侯反，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滔，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耳。然非其自爲之也，乃女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illegible]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illegible]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illegible]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illegible]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illegible]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illegible]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〇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illegible]

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illegible]

〇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illegible]

〇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illegible]

〇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illegible]

……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illegible]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illegible]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illegible]

[illegible]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illegible]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illegible]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谷

[illegible]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

[illegible]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賦也）

[illegible]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興也）

[illegible]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illegible]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賦也）

[illegible]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賦也）

[illegible]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賦也）

[illegible]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十六章貝又反穫音其寧豢疑諮蓍於反穫而直
言其所指之人章爲反穫鏡爲不利而深聽之也
能雙用我言而反以鏡懸加我也十五章則反罪
梢雅也出也十以章則承上章而言局事不正不
用故雖顧言兩其人如酌世王不用賢者故讀被
則又專言貪人蠶類我説告之而心和其不能聽
十二章又害君子小人所行吝有其道也十二章
章言七弃君子而雩小人民之貪實安爲萊毒也
累無知之人實悉稍當而也説肆而不群也十一
若選亦進退不能也十章則言用事考夫平皆昏
好亂也九會則言卜無明君下有懸裕朋支自相
衆詩不通衆志而所用之人易非賢若而民附以
食也八章則志古謂今而言厲于浮人之隊不考
其該而又卜蘇賊病傷核觿使賢若後亻得以代
祿危也上章則又求上章言天除喪當蕩王不保
上書而言貿者憂傷不散仁進而退覩稼稱以代
之道以熱塞舊源而穫憂其不能用用八章則承
四章目述征役首之怨辭也百車則其ㄙ以聽從
王室象焉彫帶故其心悲聞而諸天以新也二三
集傳鍰憎稀之一章以乘之殘乘一朗而盡以凡
遏無錢首毛寫厂數人易看但有來詳盡者令依
詩至卜六章長而雖曾詩記後逐章以數語諸

試之也芮化之者於此則當時在朝之人可知 反覆寔苗之人敷於一朝則陽于之不能宜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 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甸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叶他丁反]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也。寧，猶何也。○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兩戢因叩天而旬之如此[illegible]想之什也仍事今之人言 然民何畏而曹此知所職也靡神不韓與變翰性素堂 既辛禮無不樂識興不盡 也天何爲而不我瞻乎

○旱既大[音泰]甚，蘊[紆粉反]隆蟲蟲。[徒冬反]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 耗[毛報反]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illegible]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叶吐雷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叶徂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illegible] ○賦也。[illegible]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呂反]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illegible]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樞倫反] 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叶許云反] 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illegible]

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豈無主之者，則不我是聞，昊天上帝，則又何不使我逃遯而去乎。

〇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〇旱既大甚，散無友紀（叶音己）。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叶子理反）。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己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王飲食者。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不勉力以周救之者，不以力不足而止也。里，憂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〇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叶桑經反）。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贏，餘也。戾，定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所餘矣。雖今死亡將近，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仰而告之，何時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憂形於言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序以為仍叔美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崧（息忠反）高維嶽，駿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千反）。四國于蕃（叶分遭反），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極，至也。甫，甫侯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翰，幹也。宣，布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四國，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〇亹亹（音尾）申伯，王纘（子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叶音鉤）。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定宅，定其居也。登，成也。執，守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

〇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illegible]

〇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illegible]

〇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illegible]

〇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illegible]

〇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illegible]

〇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illegible]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illegible]

[illegible]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illegible]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illegible]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illegible]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illegible]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illegible]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illegible]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illegible]

烝民八章章八句

[illegible]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illegible]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illegible]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illegible]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

[illegible]

其先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illegible]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

[illegible]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illegible]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illegible]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illegible]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illegible]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illegible]

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召公，康公也。肇，謀。敏，疾。戎，大。公，功。祉，福也。○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謀敏戎功，則我錫女以祉福，如下所云也。[illegible]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也。秬，黑黍也。鬯，以秬釀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香條鬯也。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其先召康公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illegible]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賦也。對，答。揚，稱。考，成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illegible]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矢，陳。洽，和也。[illegible]

[illegible]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illegible]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掌命卿士者。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illegible]

[illegible]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illegible]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illegible]

徐方繹騷，震驚徐方。[illegible]

如雷如霆，徐方震驚。[illegible]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illegible]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illegible]

鋪敦淮濆，仍執醜虜。[illegible]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illegible]

○王旅嘽嘽，[illegible]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illegible]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illegible]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illegible]

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illegible]

[illegible]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illegible]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illegible]

蟊賊蟊疾，靡有夷屆。[illegible]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illegible]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illegible]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illegible]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illegible]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illegible]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illegible]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illegible]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illegible]

[illegible]

○鞫人忮忒，[illegible]譖始竟背，[illegible]豈曰不極，[illegible]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illegible]

○天何以刺，[illegible]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illegible]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illegible]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illegible]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illegible]無忝皇祖，式救爾後。[illegible]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illegible]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illegible]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illegible]

[illegible]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illegible]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illegible]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illegible]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illegible]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illegible]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卷第十八

詩卷第十九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illegible]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illegible]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illegible]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illegible]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禎，祥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illegible]

[illegible]

維清一章五句

[illegible]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illegible]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illegible]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illegible]

烈文一章十三句

[illegible]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illegible]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illegible]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illegible]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illegible]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illegible]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illegible]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illegible]

執競一章十四句

[illegible]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illegible]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三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illegible]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illegible]

[illegible]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illegible]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illegible]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illegible]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illegible]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illegible]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illegible]

戾止永觀厥成 [illegible]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 [illegible] 潛有多魚 [illegible] 有鱣有鮪 [illegible] 鰷鱨鰋鯉 [illegible] 以享以祀 [illegible] 以介景福 [illegible]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 [illegible] 至止肅肅 [illegible] 相維辟公 [illegible] 天子穆穆 [illegible] 於薦廣牡 [illegible] 相予肆祀 [illegible] 假哉皇考 [illegible] 綏予孝子 [illegible] 宣哲維人 [illegible] 文武維后 [illegible] 燕及皇天 [illegible] 克昌厥後 [illegible]

綏我眉壽 [illegible] 介以繁祉 [illegible] 既右烈考 [illegible] 亦右文母 [illegible]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 [illegible] 曰求厥章 [illegible] 龍旂陽陽 [illegible] 和鈴央央 [illegible] 鞗革有鶬 [illegible] 休有烈光 [illegible] 率見昭考 [illegible] 以孝以享 [illegible] 以介眉壽 [illegible] 永言保之 [illegible] 思皇多祜 [illegible] 烈文辟公 [illegible] 綏以多福 [illegible] 俾緝熙于純嘏 [illegible]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illegible]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illegible]

絲衣一章九句

[illegible]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illegible]

酌一章八句

[illegible]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illegible]

桓一章九句

[illegible]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illegible]

又車馬錫予之勸蓋以是爲重而不以物爲重也

賚一章六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他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illegible]）

般一章七句（[illegible]）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卷第十九

詩卷第二十

朱子集傳

門人輔廣學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駉駉（古熒反）牡（茂后反）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以車伾伾（符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

[illegible]○駉駉牡

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illegible]有驔有

魚以車祛祛[illegible]思無邪[illegible]思馬斯徂

[illegible]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illegible]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illegible]振振鷺鷺于下[illegible]鼓咽咽[illegible]醉言舞于胥樂

兮[illegible]○有駜有駜駜

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

言歸于胥樂兮[illegible]○有駜有駜駜彼乘

駽[illegible]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illegible]于胥樂兮[illegible]

[illegible]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illegible]泮水薄采其芹[illegible]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illegible]○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illegible]載色載笑匪怒伊教[illegible]

[illegible]○思樂泮水薄采其茆[illegible]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illegible]順彼長道屈此群

醜[illegible]○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illegible]

[illegible]○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

夷攸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皋陶 在泮獻囚 [illegible]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illegible]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illegible]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illegible]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illegible]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illegible]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illegible] 龍

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illegible]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illegible]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illegible]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illegible]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illegible]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

令妻壽母（叶滿彼反），宜大夫庶士（叶上止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弒，必是僖公之兄。[illegible]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有舄（音昔），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叶如灼反）。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illegible]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章，今正其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那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叶[illegible]）。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叶[illegible]）。

賦也。猗，歎辭。那，多。簡簡，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illegible]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illegible]

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illegible]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叶[illegible]）。

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歆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既載清酤[叶侯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中庸作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之時亦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約軧[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

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與格同言祖考來假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說見前篇]

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矣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致那既祭而後歌烈相敢大揚商頌觴古饗者詩斯而宴饋熟饋自見凡子孫得以奉其祭祀於祖先有皆祖先之福有以嚴被於子孫故耳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鶬鶬無象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約軧錯衡八鸞鶬猶言助祭之諸侯那則事言先代之後耳亦其享也天之降康惟以豐年則上下均受其福賜矣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己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

[叶奬里反]○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賴其福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叶繩證反]大糦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邦畿王畿也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上古之時國觀禪厚天人之遠慮為近易又聖者之生亦非後然故商頌周雅皆言樂繼初生其端廣之異乃始此畫當時已不能始古者矣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所實故能使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以至於當有九州之地也商之先治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此詩必作于武丁孫子之世也蓋重言商之先后皆有其德敬其受天之命安而不危以至于今猶賴其福而得承其祭祀若無德則雖有天命而受之不免於危殆矣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都之興孚祖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者皆備車服奉黍稷比即其所奠之福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此又言王者所極其土地盡止之千里而貢又為斯民之所君然其封域之廣則極乎四海之遠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者此又來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乘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君之盛如此故又歎其盛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資荷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容反]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

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童子問】濬哲之君也長發其祥句則言商出受天命其發見之祥則皆述此句既記天之所以啓商者自洪水芒芒以下六句

○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童子問】玄王桓撥則其武也率履不越則其德也既有武又有德是以受小國大國無所不宜又能遂視其民而民亦應之相土能承其緒武功益大海外截然整齊所以能為大國之君而為下民之所仰也又言湯之所以受命者宜法其祖而能以武德治其國不以亂行也

爭逆以烈其民則其章光大又能致諸侯之歸至于海外莫不截然齊整及其烈祖相土之時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

【童子問】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而與天命會也湯降不遲言天生湯適當其時也聖敬日躋昭假于天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天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此章言湯之盛德而承天命如此其至也昭假于天故天生之而命之又以成湯之聖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敬則聖人之所以至于天者也所以學者之門而與聖人一息之間斷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音流）何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以為小玉尺二寸大玉尺有二寸皆天子之玉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何荷也天子受天之休則諸侯附之如旒之綴於旗也

【童子問】受小國大國之所贄而為天子以受天之休猶旒之所以綴於旗也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其德之中和如此故布政優優而天下之福皆聚之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莫邦反）何天之龍（叶盧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猶言小球大球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

【童子問】此章言湯之武功大進而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以成其大業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叶何葛反）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叶佗悅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童子問】湯之所以能成大業者以天命而已以天下之所以莫不順之也言其伐桀當時之所以不得已而用師有其序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叶宜劫反）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叶鉏里反）實維阿衡（叶戶郎反）

實左右商王（佐 音左 右 音又）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信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童子問：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上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人心也。降予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緒 象呂反）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也。裒，聚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童子問：撻彼殷武，言高宗能奮發於用武也。伐荊楚有截其所捷也，罙入其阻，不憚勞也。裒荊之旅[illegible]有截其所[illegible]一各居其所[illegible]以為高宗之功也，緒此也。

○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兮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

童子問：此章既克之，則尉安之，戒飭之，使之循其常之禮，而不敢為異也。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童子問：此章則因言諸侯朝王之常禮，而之自勉於農事也。

○天命降監（叶與下），下民有嚴（叶五剛反）。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童子問：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illegible]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恕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故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勅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illegible]高宗[illegible]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童子問：[illegible]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貫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賦也。景山，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童子問：此章則言高宗特為百世不遷之廟，集傳以此詩為高宗廟成始祔而祭之[illegible]是也[illegible]之美[illegible]之。安此高宗之神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閟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者，蓋俱為宗廟始成祭之詩，豈作閟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字。

詩卷第二十　終